

年

卷

期

第

5

12

第

水 說 世 界

期二十第

卷五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TORY WORLD
 Vol. V No. 12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新 人 物 必 備

新 文 化 辭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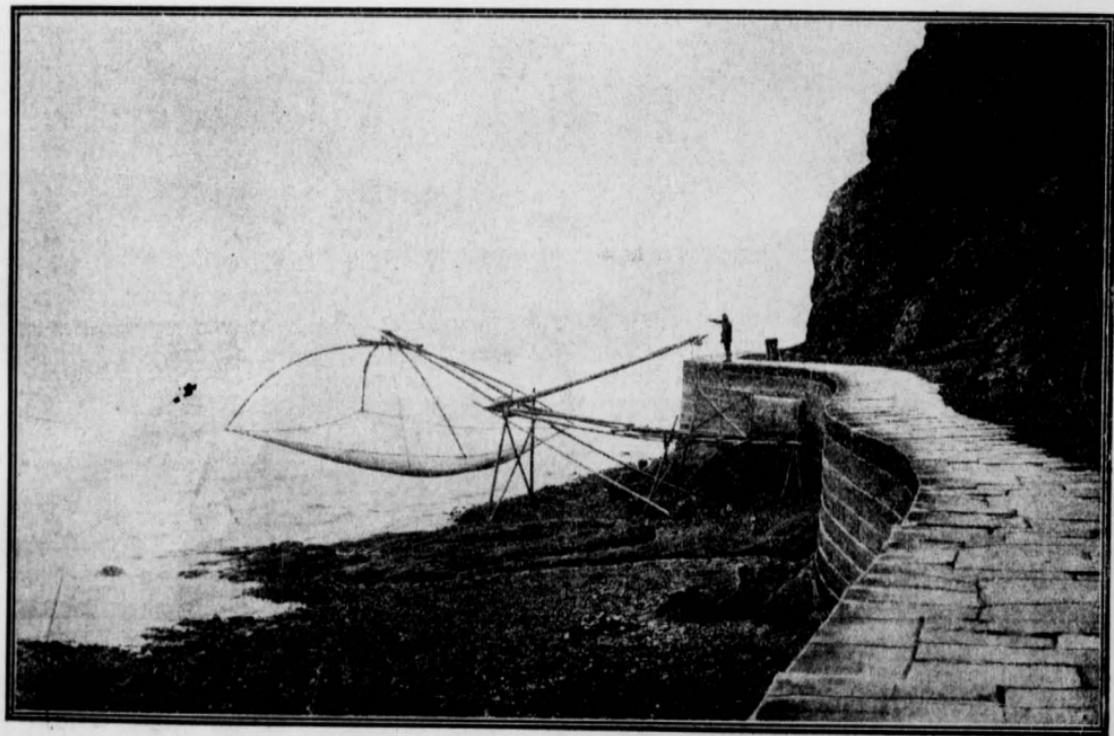
再 版 出 書

■ 洋裝一冊一千三百頁
■ 定價四元(郵費加一成)
■ 特價二元六角

特 價 期 限 展 至
陽 曆 三 月 底 截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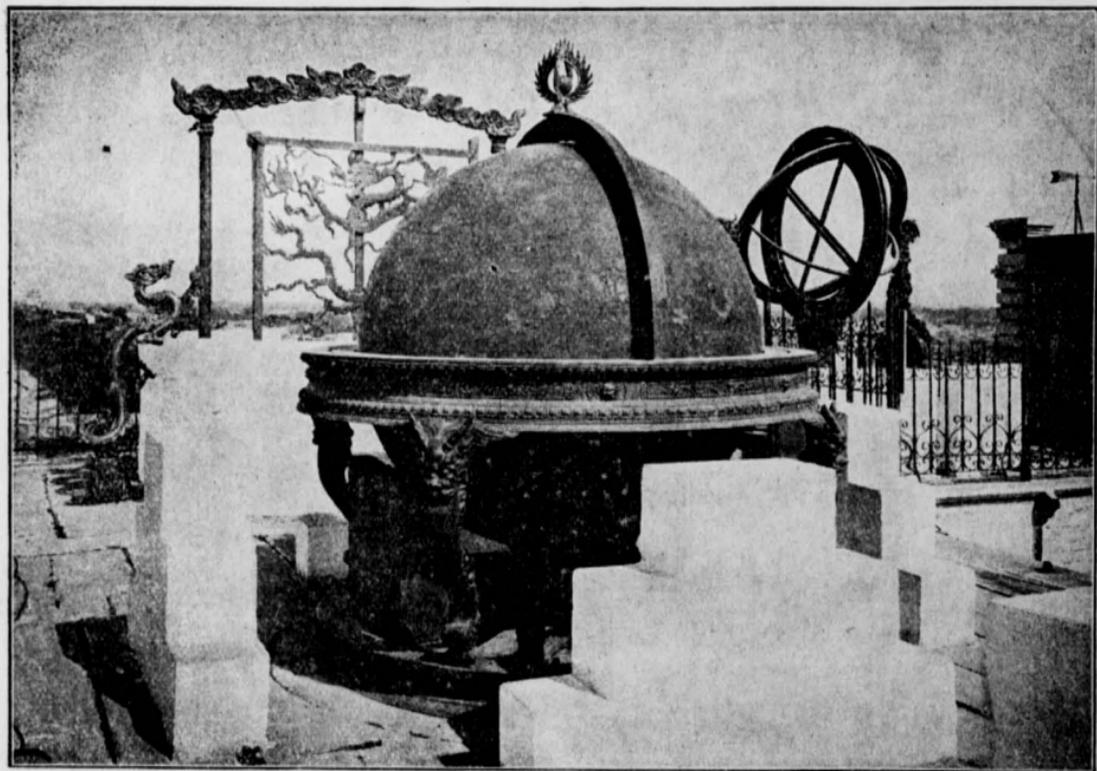
本書特價期限原定陽曆二月底截止
但以初版出書未久即行售罄在趕印
再版期中欲購未得者來函要求展期
茲再版書業已印出特價期限亦即展
至三月底爲止俾特價利益得以普及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啓



贈林海王

“麓山後寺露甘江鎮”



器 儀 文 天 的 過 擄 被 國 我



小 說 世 界



第五卷 目錄 第十二期

◀「鏡對」名題面封▶

紅雪春痕……………西 神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憶秋生

輿論……………卓 呆

路斯打爾……………周香民

丫頭……………澤 珍

聲望……………馬濬知

嬰兒像誰……………憶秋生

雪夜人語……………章 仲

青色的眼珠……………用 廬

設計教授法……………譚季勛

佛魯亞爾家庭記……………江顯之

茉莉別墅……………張枕綠

夜半簫聲……………葉麗蓀

一念之差……………許廬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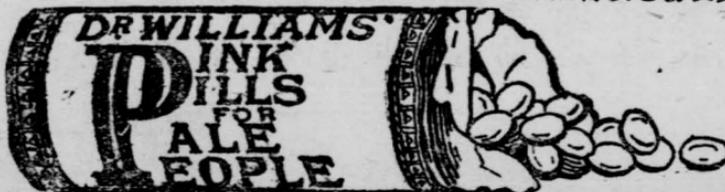
筋系疼痛係病狀非病症也

欲治其病必先補其益其身體使其血液強健為首要也

筋系疼痛之為患其痛在頭部面部者猶如錘擊針刺之狀足徵患者用腦力過度腦筋疲乏之至矣腦筋衰殘每因血枯
 血液不潔有以致之也患筋系疼痛者往往同時患其他虛弱病狀即如血薄氣衰正當療治之方法乃是一切之證據使
 體精神不濟眼眩痛由血液充足週身之法也即如山西歸綏農會副會長王得立先生之
 可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如何使其強健之王君來書云鄙人於民國八年任會辦理一切之證據使



色補丸之功效即向本地正興史購買二瓶如法試用漸見功效胃口日增再為接服數瓶不
 且消除而且面色光華身體比前強壯近更試服此紅色補丸以通大便蓋余舊有痔瘡之症
 不但大便通暢且用特介且痔瘡全愈未復發余得此康健之幸福豈非全賴韋廉士大醫生紅
 清導丸之功乎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
 有出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
 肝微利之妙品定價每一瓶大洋六角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紅雪春痕

西神

桃源一記。泉明寓言。茫茫宇宙中。何處真有此神仙洞府。實則卽心卽佛。仙山樓閣。彈指華嚴。雞犬皆仙。桑麻無恙。試於春秋佳日。策杖郊行。好景當前。儼然入畫。柴門臨水。老樹當山。一枕北窗。便作羲皇以上想。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真不止如東坡所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勝兩日也。歲在壬子。余以事過蠡湖之濱。蟠伏吳舲中。苦轉側不能自由。旋舍舟登陸。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峯回路轉。裙腰一道。草綠似油。曲徑修蛇。引入入勝。湖畔小山亂疊。山外繞湖。湖外環山。憑高下望。山盡如屏。水平似鏡。山重水復中。映水千百家。自成村落。屋角修篁。萬竿翠玉。風來時搖清響。布帆安穩。飛渡平湖。若從人家屋頂上行。村外萬柳低垂。梳

雨籠煙。迷離一碧。疑置身綠楊城郭中。時有漁舟款乃。煙語停橈。江邊白鷺。本如風標公子。拳立磯頭。機心未淨。至此乃掠煙波遠去。亦有渡頭野老。曬網開門。牛背寒鴉。夕陽短笛。耳目接觸。迥異塵境。余詫謂故鄉有此好湖山。苟非今日蠟屐親來。山靈且笑我矣。然山水有靈。亦必待騷雅之士。流連題詠。方得上躋名勝。今地並仙都。而才謝題柱。余負山水耶。山水負余耶。徘徊久之。百感橫集。因詢村人。此地何名。村人曰。村中舊只洪薛二姓。卽以洪薛爲村名。十年前有洪姓子歸自美洲。盛言此地背山面湖。厥土宜樹。因召集村人。詳陳墾植之利。經長時間之討論。及工程師之化驗。僉謂樹木十年。樹人百年。沃壤坐廢。良屬可

惜。然梗枿杞梓。青士蒼官。黛色參天。霜皮漏雨。可任棟梁之用者。宜栽於深山大澤。且規模較大。非咄嗟間所可立辦。不如先於村中試辦果園。工省而利溥。俟辦有成效。再謀發展。則本其平日之經驗。基礎已固。進行較易。不致蹈他邑以墾荒殖民相號召。初則風起雲湧。人人動色相告。不數年。黃金虛牝。山骨未鑿。地脈猶完。平楚蒼涼。可憐焦土。惟果類甚多。亦各有其土之所宜。若洞庭東西山。宜枇杷。宜楊梅。吾村地澤而少風。於桃爲最宜。且得果亦速。良穫之收。可折券俟。因決議樹桃。今甫十稔耳。每年獲利無算。南山之陽。瀕湖之區。南陌東阡。栽植幾遍。花時紅雲如幄。迨春老花飛。落紅點點。鋪地若錦茵。麕眼籬邊。鴨嘴船中。猩紅染衣袖間。撲去復來。村人因易村名曰紅雪。所以志嘉瑞。表特產也。余曰。吾來時曾未見一樹天桃。村名紅雪。毋乃名不副實乎。曰。君特未至種桃區域耳。仙源一權。未易問津。君欲遊覽者。其隨我行。因迂回曲折爲導。俄頃。曰。至矣。余縱目一望。廣野平原。所見無非桃者。時當二月。

向盡。早漏穠春消息者。蛻化亦速。此時已如子規啼月。坐泣空枝。獨晚苗之秀。方含苞待發。玉立亭者。乍舒笑靨。桃林深處。精舍三楹。村人指點。是爲洪氏子別墅。亦欲一通殷勤乎。余頷之曰。唯。村人乃叩關。報有客至。籬中獨兒。見余衣冠不類村中人。乃遙遙而吠。俄而主人出肅客入。有平頭奴子。蹀躞奉茶具。竹爐蟹眼。靜沸松濤。茗椀以梅根治爲之。上刻唐宋人詩詞。精雅絕倫。殆浮梁查十九遺製也。壁間懸聯語。是劉文清得意書。聯語云。種樹似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欸下紅泥小印。爲甲秀堂掌書畫史數字。昔吾宗惕甫淵雅堂集。有詩人老去鸞鸞在。甲秀題籤見吉光句。自註云。石庵相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筆蹟幾可亂真。然則此聯殆亦衛夫人簪花餘格。傳之藝林。足爲吾宗張目。室中琳琅滿架。縹緗甲乙。各以類分。宋元名集。列於甲部。海西紅藍皮書。則爲乙部。若櫻花之島中之出版物。則平堆鄰架。不復詮次。余笑語主人。此殆書似青山常亂疊也。主人年事可四十許。清談娓娓。無晉賢放達

氣情意殷殷。無時流虛驕氣。商說時事。無山林隱逸。遁世乖張氣。談次揮塵微喟。謂甫自海外歸。頗欲有所主張。毅然思投身政界。冀得盡國民天職。乃小住軟紅。緇衣化素。十丈京塵。殊非吾輩所可托足。因倉皇南下。鳳城新柳。紫罷斑駁。驢鏡策動。自知非燕領虎頭。不敢作封侯好夢。願來此荒村。學元都觀裏之種桃道士。若謂余有意避世。則殊不敢自承。熱中好事。余亦猶人。特吝舌方心。未能競俗。遂甘讓賢路耳。凡天下之極冷淡人。實皆極熱鬧人。塞修誰理。老大徒傷。乃不得不逃於虛空。以遣此有涯之生。嘗見香南雪北詞人浣溪沙詞云。人爲多情纔學佛。真大澈大悟語。吾輩潦倒一生。正坐此多情二字爲累。逃於禪隱。逃於花傭。同是傷心人無聊之境。桃者。逃也。吾其種桃以殫世矣。余聆其言論。詫爲九天珠玉。不意於空谷中得之。意外相逢。訂交恨晚。因又談及家庭瑣事。主人謂有子綠卿。正當慘綠少年。幼年聘隣村某女士爲室。女固鴛鴦寺主後人。小字雲如。其門閥。其年齡。其學問程度。皆適與吾

兒如驂之靳。玉女金童。庶幾雙璧。吾嘗論男女婚媾。首重情意。舊時賣買式婚姻。強以不相問聞之人。憑媒妁之言。牽強脾合。始占脫輻。終致仳離。人事演進。宜歸淘汰。若夫雲萍風絮。離合自由。片時衝動。遽締新盟。情過境遷。旋成陌路。結合無端。徒爲作律師生涯者。平空多一種收入。毘新毘舊。厥弊維鈞。調和新舊。事貴漸進。而一經時流評泊。便斥余爲首鼠兩端。遷過不勇。余爲兒女婚事。乃幾經躊躇滿志。交淺言深。公將何以教我。余曰。家庭之事。癥結難理。凡事一涉家庭問題。則絲亂益棼。卽有快刀斬亂麻之手段。亦或空言難期實效。文郎年少銳進。自不無偏重新化之弊。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驟漲之水。壅之且兆決隄崩岸之患。姑稍須之。則水性就下。行且如大禹之治定功成。三江九河。悉慶安瀾矣。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願爲公三復誦之。主人細味余言。若有所感。俄而花梢日影。僅剩三甌。暮色蒼然。不可久留。乃鄭重握別。尋來時小舟。尙繫長堤盡處第三株柳樹下。解維待發。一片

離情猶依依於遙天雲樹間也。嗣後紅雪村中主人書問相通。歷數年如一日。每書來。盛道種植事大有進步。且歲必貽余園桃兩筐。味甘而汁富。色如凝脂。其種不一。有實小而外皮上猩紅一捻。如素禾之橋李狀者。野老流傳。因當日吳宮中西施嗜此。纖纖玉手。一捻留痕。遂成名種。其說殊荒誕不足信。然味特雋永。有碩大無朋。如畫圖中所畫東方歲星。甫自瑤池阿母處摘來者。有以味之甘芳著者。名曰水蜜。其種本出自海上露香園顧氏。爲顧氏姬人所手植。今之九畝地。卽露香園故址。名園荒矣。佳果猶存。中郎不可見。得見虎賁。亦足一慰詩饑。有以形著者。是名曰盤。殆綏山之遺種歟。使遇吾家阿戎。正當鑽核以示珍異。種不一名。要皆以韻味勝。五都之市。所不經見。惜尙無好事者。仿天台山橘故事。列肆出售。使大千衆生。咸得其嘗異味耳。主人雖以種桃雅自矜許。而函中涉及綠卿事。則憂讒畏譏。深致不滿。或言綠卿已別締良緣。或言綠卿輩重金入都門從政。久之又以書來。謂綠卿已與其夫人

正式離婚。浮溝官海。漸悔曩日之輕於嘗試。亦欲歸耕故里。早賦遂初。長爲紅雪村中之花農。以謝餘生。余急報主人書曰。能如是乎。中郎爲有子矣。不可不速成其志。主人旋又有書來。謂雲如已畢業於某女師範。頻年且工且讀。求學之費。悉自其個人汗血所得。綠卿情深故劍。亦有重圓玉鏡之意。余報之曰。佳兒佳婦。天締良緣。綠卿不經過種種挫折。不能蔚成有用之材。大器晚成。皆君家積德所致。亦紅雪村中之佳話也。嘉平之朔。適遇星期休沐。余小疾新愈。獨坐南榮。移白石盆中水仙花。曝諸日光中。門者以紅槭至。折視則綠卿與雲如舉行嘉禮東也。昔夢重溫。回想曩日村中歡聚事。倏忽已歲星一周矣。綠卿與雲如姻緣。中間幾經周折。離合悲歡。迷離往復。終成嘉耦。而後已。不可不有以致賀。思作小文以紀其事。天寒歲暮。意興寂寥。久之不能得一字。乃郵致八字以當賀聯。曰「綠雲美眷」。『紅雪仙鄉』主人見之。尙亦掀髯一笑乎。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
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小又(一)

COLGATE'S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爾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四川路一百卅五號 噉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公司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四 羅曼主義文藝之諸相 (續)

一般人提起羅曼主義的文學，大都以為是藏在「象牙之塔」中，風花雪月，名士美人的任意做夢。其實這實是很大的謬誤。羅曼主義的文學裏，也含有社會改造的精神，這一點不要忽畧看過了。

現在又就德國的羅曼主義說。德國的羅曼主義，在最初就應該注意的，便是在德國的羅曼主義和其他各國的，色彩微有不同。詳而言之，德國直到七年戰爭前後，並沒有「國民性」這一種獨立的精神。國內文明的式樣，言語，習慣，大都遠則模仿拉丁，近則效法法蘭西。完全全出自德意志國自身的，真是什麼也沒有。因此之故，

識者間惟一的急務，便是想先確立德國的國民性。但是在確立之先，便不能不先打破外國來的輸入品，尤其是法國傳來的習慣，思想，制度。因此在德意志此時，正所謂「狂飈勃起」的時代，“Sturm und Drang” (Storm and Stress) 便發生出來了。

除去外國來的形式，擺脫外國思想的束縛，仍然還轉從德國心坎上流出來的文學來，發揮德國固有的精神，這便是當日文學家共通的目的了。因此德國的羅曼主義運動，和她的國民主義便生了非常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即是不僅對於舊來的習慣而反抗，外國來的舊習慣，都在反抗之列。不僅是只求個人的自由，國民的自

由，也在努力去求。這便是當時德人的努力和奮鬥。

在當時由文藝方面，將德意志的精神，發揮無遺的文學家，厥惟哥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和徐烈爾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在這兩人之前，德國的文學史上應該大書而特書的人物如烈新，溫克滿，赫德爾，克洛司德等，並不是沒有。不過由現在看來，這些人們，不過是爲出哥德，徐烈爾而生的預備人物而已。德國的文藝，乃是因爲有了這兩個人之後，然後才成了世界的重寶。在這兩人之後，還有 Tieck, Novalis 等人，普通稱爲後期的羅曼主義者。

哥德在德國文藝裏，實可算爲泰山北斗。他的作品，小說，戲曲，劇詩等不計其數。其最爲世界所稱賞者，舉之如下：Gatz Von Berlichingen; 1773, 少年微特之煩惱 Leiden des Jungen Wehlers, 1774, (此書創造社已有譯本) 威廉賈斯特爾的修養時代 Wil-

helm Meisters Lehrjahr; (1796, Hermann und Dorothea; 1796, Iphigenie; 1797), 親和力 Liensurliche Tochter 1803, 浮士德 Faust 1832) 又徐烈爾的著作也有許多爲人稱頌的。其最著者，如「盜賊」Die Rauber; 1777, 這是他第一回作的戲曲。此外尚有 Fiesko, 巧與戀 Kahale und Liebe, Don Carlos; 1784-1787, Wallenstein; 1796, Maria Stuart; 1800, Wilhelm Tell; 1804) 等。以上這些作品，無論取那一種來看，都可以明白羅曼主義的特色。就中尤以哥德的「少年微特的煩惱」和徐烈爾的「盜賊」爲羅曼主義文學最好的標本。要知道羅曼主義文學的精華，最好是取這兩種書來看。

最後我們又來看看法蘭西的文藝。實際說來，十八世紀末在法蘭西本不是文藝的時代。一國全體正是藉革命而大翻身的時候。本來長年間的因襲和教權主義，弄得人民都在病的文明裏面過日子，要想除了這個障

礙，法國除了起那次大革命，恐怕也沒有其他再好的方法了。

革命前的文學，大概都是供革命宣傳的犧牲作品，實際發現羅曼主義的文藝，也不得不如此。因此之故，文學自身上，並沒有好好地開過燦爛之花。革命後拿破崙政府，極端地講自由精神的高壓手段，文學也因此受了悲慘的待遇。本來羅曼主義文藝的運動，決不是專以破壞為目的。大革命的成功，不過是羅曼主義第一段的工作而已。第一段的功課既畢，羅曼主義又進而為第二段的工作。可是這一次却遭了政府的禁止了。羅曼主義既是不行其道，懷抱羅曼主義精神的人，自不得不暫時守着苦痛的沈默。可是羅曼主義的前途終不這麼就完了，果然不幾時，王政復古的時期一至，同時豔麗無比的羅曼主義的花，便也開遍了法國全土了。

革命前的法國作品如盧梭所作的「新赫洛史」
"La Nourpelle Heloise" 狠發揮了一些羅曼主義的

精神在文藝上。盧梭之外尚有 F. Francois Renarde Che-teauriand (1739-1848) Madame de Staël (1766-1847)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60-1838) 等人。但是羅曼主義的全盛期，終是要算革命以後。自 Victor Hugo (1802-1885) 的戲曲 Hernani, 1829, 在特多佛郎西士戲園裏面演，長年雄據在法蘭西文壇的古典主義文學，便遂告了最終的幸命，勝利終於落在羅曼主義的頭上來了。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五日之夜，露俄的 Hernani 準備了戰鬪計畫，便在特多佛郎西士戲園開演。羅曼主義的應援者占據樓上，作為本營，反對派的古典主義者都聚在下面。大家正在叫囂呼號時，忽然間舞臺上的幕開了。女主人公走了出來，開口便破却向來的慣例，唱起歌來，接着又做了種種和向例上所無的舉動，於是在下面的古典主義者便大聲嘲罵起來。樓上的羅曼主義應援者也報以惡聲。可是劇漸漸地演下去，不知何時，場內

靜悄悄地好像水打過一般，反動派應援派都看得忘形了。Hernani 的魅力，同時也便是羅曼主義的凱歌。從此法蘭西的文壇，便爲羅曼主義所席捲了。

羅俄的作品，詩歌，劇曲，小說都非常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哀史」*Les Misérables*；1862，這一篇長篇小說了。此外他的戲劇，已完全將亞里士多德傳來三一致說，即是時，場所，人物三者保持一致的古典法則，一掃而空，也是狠可注意的事實。

法國當時的文壇，除羅俄以外的羅曼主義作家，尙還有不少，巴爾沙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仲馬 Alexander Duma (1806-1870) 喬治德 George Sand (1804-1876) 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0), Prosper Merime (1804-1870) 等便是

當時的代表作家。批評方面，還出了一個有名的批評家 Sainte Beuve (1804-1869) 將向來的批評法完全破壞，注重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交涉。以作品爲人生的批評等，開了批評上的新生面。

羅曼主義的運動，除了上述的英、德、法三國而外，歐洲全土都受他的影響，在上面所述三國的作家而外，意大利則有 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 Antonio Manzoni (1785-1873) 等作家。俄國則有普希金 Po-shkin (1799-1837) Lermontov (1814-1841) 等。就中國的文學，可以說得是以羅曼主義始。嚴格說來，俄國在此以前，並沒有文學。羅曼主義之於俄文學，是如何的重要，在此也就可窺知了。

(第二章完)



本劇 輿論

桌
呆

人物

不知。

場所

不知。

時候

不知。

背景(其一)

路旁一所青草的場地。場地上有一羣江湖賣藝的人休息着。其中有個領袖似的人。是個體格強大的老人。旁邊是他的老婆。老婆是個年輕的美人。四周有許多觀客圍着。觀客男男女女。不計其數。

(觀客男一)這是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路過此地的啊。

(男二)不知道。並且是從沒見過的。

(男三)我知道的。這些人是從西方來的。

(男一)西方麼。

(男三)西面近海的地方的。

(男一)怪不得皮色很黑。

(男二)不過那首領的老婆。非常美麗。那種地方。那裏會

有這種美女呢。

(男五)額部雖突出些。確是伶俐的面孔。一雙眼睛。何等的好看。我最好能得這種人做妻。

(男三)哈哈。獨有那一個女子。不是那邊人。伊是某城的大家閨秀。

(男一)什麼。是大家閨秀。你別胡說。大家閨秀。怎麼會嫁給這走江湖的賣藝人爲妻。

(男三)此事在那邊。却是一段奇聞。是伊的哥哥。把伊賣掉的。

(男一)原來如此。可憐得很。

(男三)聽說這女子的價值。是一顆金剛鑽。

(女一)可憐生為大家閨秀。竟被人賣掉。真是不幸啊。

(女二)呀。你們看。那女子的腳動了。腳上有什麼發光之物。原來是鏈條。

(女三)白銅的鏈條。

(女四)宛如裝飾品一般。整理得很美。不過鏈條到底是鏈條。

(女五)頭上又是那麼裝飾得極有美觀。

(女六)不過腳上鎖着。總覺得可憐啊。

(女一)一定很悲傷。那眼睛上。有眼淚不斷的樣子。

(女四)可憐究竟是妻呢。是奴隸。弄不明白。

(男三)本來用金錢買來的女子。那裏可以安心。況且年

紀又差得和父女一般。

(女二)差多少啊。有三十光景麼。

(女三)那是沒有。女的也有二十四五了。

(男一)五十多歲的老頭兒。帶着這麼一個年輕老婆。真豈有此理。

(女一)用金錢賣給這老人為妻。想想也令人膽戰心驚了。

(女二)但是你看。身上打扮得極華麗。老人也不像是待伊極凶的啊。

(女三)既是這麼腳上鎖着鏈條。決沒有真的愛了。

(女四)可惜一世在這種境遇中了。

(男三)你們很表同情。伊自己也嘆着自己的境遇啊。

(男二)確是個極好的女子。這樣好的女子。去做一個老人之妻。怎麼會不叫人動公憤呢。

(男三)喂。你們不要大聲談話啊。伊聽着你們談論。臉上紅了。

(男一)曉得我們表同情。伊歡喜咧。

(男三)呀。那丈夫立起來了。

(女二)慢慢的往什麼地方去咧。

(女三)有什麼事情去的。

(女四)就是真只有一刻兒。那美女之旁。沒有這醜的老

漢。也令人欣喜啊。

(女一)是啊。那女的顏色也不同了。

(女二)呀。那女子也立起來了。

(女三)整理整理衣服了。

(男二)唱起歌來了。

(男三)伊是唱得很好的。

(女四)聲音實在好。

(女五)聽得人糊糊塗塗了。

(女一)一句句都是表白伊的悲哀啊。

(女三)什麼句子。聽不清楚。

(男三)伊說。身體可以賣掉。我的魂是賣不掉的。

(女全體)不錯不錯。

(男一)嘎。又唱什麼了。

(男四)好聲音。宛如顫着。

(男三)伊說。要拋棄了金錢的戀。虛偽的愛。把真心去對

愛自己的青年。

(男一)對的。

(男二)我來救伊。

(男五)不行。我去救伊。

(男四)我來。

(男一)弄斷伊的鏈條。

(男五)踏死那老人。

(男二)今夜逃走就好了。我躲着守候伊逃出來。

(男三)老人徐徐回來咧。老人一聽得這些話。不知要怎

樣警戒咧。輕些。

(女一)丈夫一回來。那美麗的臉上。又變了。

(女二)伊很不高興的蹲下去了。

(女三)可憐永遠是這麼囚着麼。

(女四) 打定主意把鏈條弄斷就行啊。

(女五) 當真照伊唱着的做去就對了。

(女三) 是啊。只消對着愛伊的青年那邊去便好了。

(女二) 是啊。總要先斷鏈條纔是。

背景(其二)

與其一同。不過是一年之後了。也是一羣江湖賣藝人休息着。羣衆從遠遠的圍上來。羣衆也與第一場的人是全同的。

(女一) 聽說去年很驚動人的那美貌江湖婦人。又經過了。所以特地趕來的。

(女二) 我也如此。

(女三、四) 我們也如此。

(男一) 當真去年那女子來了麼。

(男二) 你看你看。那不是麼。抱着一個小兒的。一定是伊。嗶。抬起頭來了。

(男四) 不錯。對的。確是去年看見的那美麗面孔。

(女一) 可憐還替那厭人的丈夫。生了一個小兒咧。

(女二) 怎麼不見那丈夫啊。

(女三) 當真。

(女四) 我早在此尋覓那丈夫了。

(女五) 不見。是什麼緣故。

(男一) 你們看伊旁邊。不是有一個年輕男子麼。

(男二) 不錯。坐在一起。

(男四) 看呀。那脚上的鏈條也沒有了。

(男女全體) 嗶。當真。當真。

(女二) 到底把鏈條弄斷了麼。

(女三) 從那厭人的丈夫那邊逃出來了。

(男三) (忽從人叢中出現) 你們還不曉得那女子的事

咧。伊是得了一個年輕男子。把老人拋棄了。

(女人全體) 呀。

(男三) 打定了主意逃出來的。

(女人全體)呀。

(男二)就是那旁邊坐的男子麼。畜生。他倒享這豔福。

(男匹)真是一個輕薄少年。

(男五)他比女的年紀還小啊。真可惡。

(女一)到底把丈夫割斷了。

(男三)女的先給他退婚書的。

(女二)那手段太辣了。

(男一)當真太瞧不起男人了。豈有女人給男人退婚書的呢。

(男二)是啊。然而人也多得很。怎麼看了一個比自己年紀小的少年。

(男四)那麼那嬰兒是少年的兒子麼。

(男一)一定是的。真是個沒廉恥的女子。

(女一)如此看來。那丈夫未免太可憐了。

(女二)當真那老人雖可厭。倒像是個很有誠意的男子。

(女三)是的。我也以為如此。似乎他是個可靠的親切老

人。

(女四)不錯。所以把伊打扮得很體面啊。

(女一)憑你不是愛情的結婚。丈夫總是丈夫啊。

(女二)與那蹂躪丈夫顏面的惡少在一起。真是一個可惡的女子。

(女三)你這麼一說。確是我當初也覺得伊是一個薄情人啊。

(女四)面皮真老。還會帶着小孩。趕到這裏來咧。

(女五)躲着倒還不要說起。竟與那惡少一同坐着。

(女一)薄情人。畜生。

(女二)那被拋棄的老人。煞是可憐。

(女三)當真是的。

(男一)實在是個無恥的女子。恨不得把伊交與警察。這不是姦拐之罪麼。

(男二)世上出了這種女子。如果大家置諸不問。那還成個什麼世界。

(男四)不錯。應當干涉的。

(男三)可憐伊聽得了我們的談話。在那裏不安着了。

(女一)很痛快。最好多罵伊幾句。薄情人。

(女二)蕩婦。

(女三)惡獸。

(男三)伊到底受不住。立起來了。

(男一)裝出那種哭臉來也無用啊。

(女一)誰來信你。

(女二)憑你做出悲傷的臉來。我們也不來上當了。

(男三)又唱什麼了。

(女三)不要聽。不要聽。

(女四)什麼人要聽啊。羞辱丈夫的無恥女子。

(男三)伊唱着說。拋棄了金錢的戀。虛偽的愛。把真心去

對愛自己的青年。

(男一)老面皮。這麼唱着。

(女一)真不要臉。

(女二)是個惡婦。

(男二)是個淫婦。

(男四)可惡。真太欺人了。(拋一石子。)

(男一)無恥的東西。你吃這個罷。

(女人全體)真是厚皮。

(男人全體)結果了罷。

各人投石子。女子唱着悲傷之歌。一塊石子中在頭上。

女子倒地。

(男人全體)好啊。痛快痛快。

石子又中小兒。小兒發悲聲而倒。男人們仍舊繼續投

石。女人們到底中止了。

(女一)果然受傷了。

(女二)但是這麼受傷很重。似乎有些可憐啊。

(女三、四)是的。

——完——

Why Should We Study Mathematics?

算學與人生

算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和日常生活關係尤切。我們受了算學的訓練，才能有精密的思想；我們有了算學的智識，才能有準確的計算。爲求事業上和生活中的便利，無論男女，都不可不研究算學。如欲不入學校而可得着算學上的智識，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算學科

本科共分三門：(一)算術，(二)代數，(三)實用幾何及三角。
講義均用淺近英文編成；專門術語，有漢文釋義。

▲社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

▲報名處

上海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及各
省分館

▲附告

本社另設
國語、英
文、商業
三科均印有
簡章承索即
寄

經 濟 名 著

工業政策

日本關一博士著

邵陽馬凌甫譯

關一博士之工業政策爲日本三大經濟名著之一茲由陝西省議會議長馬凌甫先生譯爲中文以餉學者全書分上下二卷凡五十三萬言上卷計十一章詳言工業組織及振興之方法下卷計十章專述解決勞動問題之設施其主張既適於吾國現况又與社會主義之精神不相背有志實業者固可藉作先河之導即提倡政治改造者亦可取爲進行之途至於本書理論之透澈譯筆之信達爲近世所希有誠人人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二冊計八百頁

▲定價四元 (郵費加一)

▲特價三元

▲陽曆五月底截止

世界名畫
家小傳
路斯打爾

周香民

路斯打爾荷蘭人。一千六百二十五年生於哈倫。是個畫家的家族出身。原先他是研究醫術的。但他喜好繪畫。不久就學畫了。果然是天才。進步非常

迅速。當他十七八歲的時候。種種的畫。都上手了。路斯打爾最早的畫。專是描寫本地的風景。若村邊蜿蜒的路。和村內的森林。却是爲他所喜畫的。他常常喜歡坐在鄰近的山陵上頭。觀察那些遠景。一直可以看到城的頂顛。非常有趣。得了這般的感覺。却促起他畫了許多遠景的畫。在挪威國中。他的畫最多。可有七八十幅。



路斯打爾作

風車

久就學畫了。果然是天才。進步非常迅速。當他十七八歲的時候。種種的畫。都上手了。路斯打爾最早的畫。專是描寫本地的風景。若村邊蜿蜒的路。和村內的森林。却是爲他所喜畫的。他常常喜歡坐在鄰近的山陵上頭。觀察那些遠景。一直可以看到城的頂顛。非常有趣。得了這般的感覺。却促起他畫了許多遠景的畫。在挪威國中。他的畫最多。可有七八十幅。想必他是往挪威去過的了。那時他畫那些畫。雖尙精緻。不過非他的傑作。其中只有一幅瀑布畫。却是非常美觀。

路斯打爾在哈倫的當兒。生活上很是困難。因爲他那時不甚著名。後來決意背離故土。到了愛姆斯脫頓去了。那裏只有幾個畫家。比較別處。是要少些。那末爲生活計。自然要容易得多了。在愛姆斯脫頓的當兒。對於什麼畫作。都願繪畫。實在因爲維持他的生活。爲城內的富翁。畫了一幅市鎮的風景。有時又爲別的畫家畫畫遠景畫。這些都是最沒趣的工作。他依舊把那哈倫的路。和他所愛的風景。畫在上頭。他的畫中可有一種悲慘憂鬱的氣概。到了後來。愈加明顯了。所以他的畫不得暢行。其實他的畫太莊嚴。過於新穎。使得一般人很不歡迎。以致他的所入。非常微細。依舊弄得

十二分的困難。和住在哈倫的時候。一個樣兒。幾乎不能生存。可是他到了這般失意的田地。對於他的工作。未嘗間斷過。況且他除出自己的擔負外。還要擔負他的父親的債務。更是弄得他艱難了。但是他那些同伴畫家們。對於他很是尊敬。這一點倒是使得他非常愉快。那時他在那些朋友之中。要算他最優美的畫家了。有幾個朋友。把他的畫添了一些肖像。因為他對於肖像畫。難得描寫的。可是他畫那些森林山水。美麗異常。可沒有和他抗衡的了。他曾畫了一幅打獵圖。在



路斯打爾作

畫

叢林中逐鹿的模樣。畫了一些楊木。高大參天。還有一條溪澗。溪內的倒影。和叢林的幽黯。畫得異常秀美。實為他平生的傑作。後來他還畫了一幅修道院。和一幅猶太人的墓地。都是很有名的畫作。自從畫了猶太人的墓地後。他就不能再畫了。因為發生疾病。那時他的境況。仍是窮困異常。後來還是幾個教徒們。發生慈悲。把他送入一個本地的病院裏頭。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他就死在此處。他一生所畫的畫。可有四百多幅。有些在英國。為私人所有。有些在歐洲美術陳列館之中。



丫頭

澤珍女士

一天早餐用過後，我照着每日的舊生活，把杯，盤，碗，碟，及廚房內一切的器皿都洗淨了。無奈這日天氣怪炎熱的，加上廚房內的火熱幾乎把我蒸昏了。我頭上，面上，和身上的汗點如下雨一般——一滴一滴的往下流，竟把我這件破爛的粗夏布長背心也濕透了。真是沾着身上好不難過！於是我就拿把大而且破的蒲扇，往後門口去搖搖風。不料主人下樓了，站在天井裏，喊我替他開大門。我沒有聽見他叫我的聲音，所以沒有去。隨後，他又用厲聲喊道：「死丫頭，那裏去了？還不快來替我開門。」我恐慌地把扇子丟了；急速地跑到他面前——戰戰兢兢的說道：「老爺……老爺，請不要動氣。丫頭在這裏。」他橫着眼睛道：「小賤人，爲什麼連叫你幾聲不見回答？」

道你沒有耳朵，是個聾子嗎？」我回答說：「老爺……是的。我底耳朵不大好，或許有點聾。」又接着道：「老爺，我記着你平日總是九點半鐘出去；今天早了半點鐘，所以我沒有準備，請不要生氣。」他還帶怒容罵道：「死丫頭，我今天有緊急的公事要辦；難道早了些就不給我開門？不要再多話。快些給我開門！」我只好把門開了。他氣忿忿地踢了我一脚，坐輛人力車一溜烟去了。

我忍着痛，慢慢地爬起來，把大門關了。哼，敢怒不敢言，恰似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有淚也哭不出聲來。我只好跛着進去，坐在一張小竹凳上，揉揉我那腳脛上的傷痕。歎口氣道：「唉！像我這樣瘦弱的女子，怎麼能夠經得起他那隻外國大皮鞋踢一脚呢？你看，我小腿上這個紫

色大疱是表示什麼？他痛不痛呢？我不必說；凡嘗過我這般痛苦的人們都應該知道。我不忍再看我那傷痕了；便閉眼低頭尋思：『假若，當年我底父母不把我賣在這裏，今日我又怎樣？我今年十三歲了。我記着我四年前，民國八年冬月廿五日，被賣到這裏來的。我是河南省的人，一個小商人張某的大女兒。當年因為北五省有旱災，我們河南也是其中的一省，就鬧出人吃人的慘劇，東無路，西無門的死關；真不知餓死了多少人哩！雖然有些仁人君子肯來賑濟；然而只能夠拯救萬分之一罷了。我底父母不忍親眼看見我活活地餓死，也不忍把我殺了充饑；不得已把我賤價賣給他們倆，自己却帶着十餘塊白亮亮圓滾滾的東西，沿途哭泣地去了。這種畫片在我底眼簾永遠不能忘記了。親愛的父母！我非有心要埋怨你們，我確實地知道你們是出於不得已呵！但是我有一個疑問——爲什麼單單賣我不賣小弟呢？難道小弟可以承續後嗣，我這個女兒就完全沒有用處嗎？父母，你們知

道我今日在這裏受苦嗎？我本原名愛新，可是人們今日都喊我『死了頭』。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做了頭的就是過死的生活嗎？』

主母走到我的身邊，把她底嫩的五個手指灣一灣，用力在我頭上乒乓的敲了幾下；又罵道：『死了頭！現在還是晨間九點多鐘，難道就要睡覺——去享福不成？吃了飯可以不做事嗎？我是沒有許多閒飯給你吃的。爲什麼又在這裏見神見鬼做出這種怪象呢？』我驚醒地站起來說道：『太太，我不是貪睡；無奈昨夜被一個大毒蚊蟲在我的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些毒汁；所以就腫成這樣的紫色大疱，連走也走不得。可是這不打緊；太太有什麼事要做？』她高聲罵道：『小賤人，天天要做的舊事還不知道嗎？看看在我家裏也混了幾年；那是昨天來今日換的糊塗蟲？樓上有一包汗穢的衣服快拿去洗。』我只好吞聲忍氣地拿衣服在洗了。然而暗暗想道：『上個禮拜日，我底主人，主母和小姐都出外去看戲了；

我偷着這個好機會，就往鄰近的禮拜堂去聽某牧師講道。他引證耶穌的話道：「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他人。」當時我聽了很受感動，知道人是不可以沒有服務的精神。然而，我這樣服事他們，是叫做服務嗎？或是他們倆有配受我底服務的價值嗎？像他們這兩個吃人的偽君子，我去服務他們，不是反增添社會裏兩個毒蟲嗎？那末，我的罪惡真不淺哩！」

午飯吃完了，主母仍舊照她底老章程去作午夢了。我則利用這個時光去看看書。若是講起我每餐吃些什麼？與他們比較自不成比例。好像他們咧，雞，鴨，魚，肉，山珍和海味任他們的喜好；可是都要我去弄熟的！我咧，每餐不過飽吃一碗糙米飯，糜些掃盤的湯和菜罷了。這些口腹之事也不必提，提起來也足傷心。

原來我在河南也讀了兩年書，所以還認得幾個門面大字。幸喜我底主人隔壁有位先覺女士，他的學問道德都很好，見解又很卓越；她並不因為我是個丫頭，就輕

我，真是解放中的解放女子；還很能體貼我的。所以我極敬佩她的爲人。上帝，在我這絕望的生命中也有這位先覺女士與我同情，真是我底不幸中之萬幸！她有時替我講故事，有時爲我解釋哲理；我雖是不懂，却是很有趣的。她有時還教我讀書。然而，這些事情我底主人和主母都不知道。因爲他們不允我念書，恐怕我的智識大了，就會看破他們倆野蠻的行爲，要與他們倆決戰；再者，他們以爲讀書是富人們的權利，不與我們窮人相干。

先覺女士，我真敬愛你。你對於我的恩德，使我永遠不能忘記。除非我底記憶力完全失掉了。我曾記着你教訓我不要輕看自己，要知道自己也是人類裏的一份子。說我很有點天才，應當努力，努力！且要常存樂觀，有進取的精神。又說——不是因爲我有什麼罪過該受這種殘虐的痛苦；乃是社會的罪惡。現在就是要有幾個人們出來犧牲，去打破這種惡劣的社會才好，你說你也要作一個犧牲者。首先就是要救我！唉！你既對於我有這種好意，

叫我怎麼不感激？你還說道：『我們各人生活在世界上，應當與環境奮鬥做一個無名的英雄。』

我的話剛說到這裏，主母醒了，喊我打水給她洗臉，

我就遵命盛了一盆水上樓去。不知何故她反指手罵我道：『死丫頭，你怎麼連冷熱也不知？像這熱泡泡的水怎能下得手，那是泡猪？昨日不小心照顧我的小姐，把你打得鼻孔流血，倒忘記了嗎？今天想必又是耍來挨打。』我連忙直立莊嚴說道：『太太，請息怒，我有幾句忠告你的話。』

她冷笑道：『什麼忠告我的話？快快說來！』我說：『太太，不要這樣苦待我，我也是人類裏的一份子。你也是有女孩的，難道你就可擔保你底女孩一生不受苦嗎？我現在受點苦不打緊；可惜你是一個富翁的女兒，又畢了一個什麼中學業！今日反爲人家所愚弄——做玩品，做尤

物——任人家去犧牲——唉！玩偶家庭，玩偶家庭……』

她拍桌大罵道：『死丫頭，小賤人，今日還敢在老娘面前胡說——什麼玩品，尤物玩偶家庭？氣得我沒有力量打

你；又拍驚醒了我的，小寶貝。等老爺回來告訴他，結果了你又怎樣？』我不回答她，只好快快下樓去。尋思道：我本來是一番好意，反遭她的大罵，特罵。好不倒運！可是我長久本着良心去說的，怕她什麼惡罵。然而這裏不是我長久容身之地，不要把生命輕輕地犧牲了！我看看壁上的自鳴鐘，還只有二點多鐘，老爺要四點才回來；不如乘此寫封短信給先覺女士告訴她我要走了。

我最敬愛的先覺女士：

不幸的愛新要離別你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會見你？我心中實有說不出的悲哀，大約你已知道了。我此去的目的就是要實行你所謂「無名的英雄」的教訓。請你不要記掛我。雖然我們在形體上有分離，可是我們在精神總宜永久集合！心中悵悵，不能多談希望最後的相會，

受憐者愛新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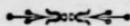
七十九，一九二二。

信寫完了，我就將我屬我的東西收拾好，不告別主
母去了。我把那封信投入先覺女士底門前的信箱內，我
希望她能夠早早折開看。沿途默禱道：『上帝！求你可憐
我，祝福我底前途。』又自語道：『我底雙親現在是死是

活？我都不知道。然而我總要去尋找他們。因為我知道跟
着我底父母在一塊兒做乞丐，甚或餓死了，比較在這裏
做奴隸，不自由，倒好萬倍！我底親愛的雙親，你們在那裏！
爸爸媽媽！上帝……』

春 閨 花 月 詞

[格文回]



永夜懷人感歲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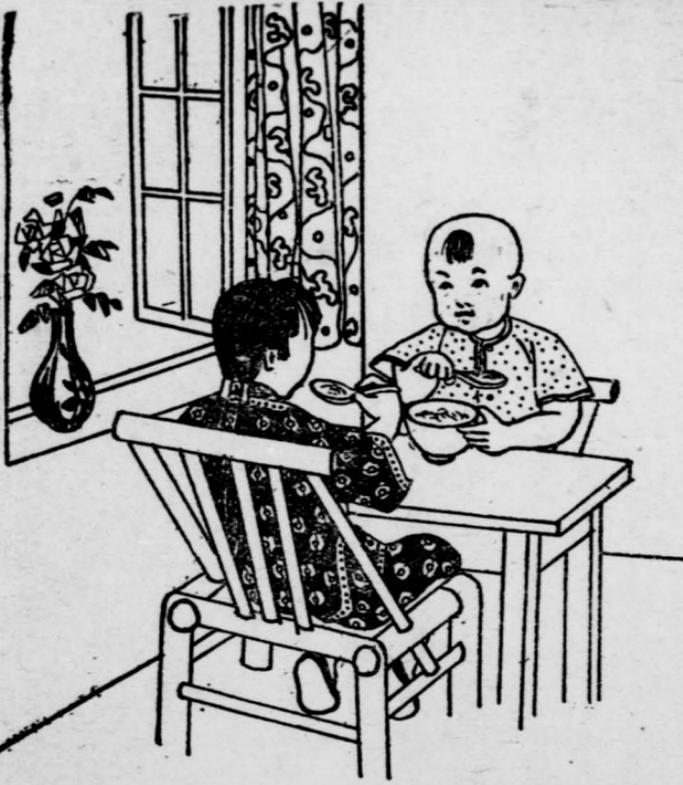
曹蘊璽

囊揣好句得閒工。咏筆停看遠樹紅。黃菊晚嬌花泣露。碧梧秋老葉悲風。
蒼蒼石壁橫烟斷。靄靄雲山疊翠空。長劍倚天霜冷月。鄉思一語寄歸鴻。

書枕自眠春倦酒

前人

深情贈語若蘭馨。好夢人依半醉醒。今古博觀春案雪。史書勤讀夜囊螢。
陰陰綠草生奇石。綻綻紅花插小瓶。心悄畫圖看欲倦。琴橫一榻臥閒庭。



適宜於熱地之完善食料

桂格麥片中所含些微之脂肪即以產生原質其豐富之蛋白質則以構造身體者也此麥片為培養元氣之食料已久著於世且為全世界之醫生所勸令養食世界上有數百萬之人民咸以此為日常之食料若與他種同量之食料相較其培元之原質多於肉者二倍其強身之原質多於米者在三倍以上

請試食桂格麥片一月然後察其身體精力之如何當即知我言之不謬

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曾加高壓密封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函索即寄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申公司 香港和記洋行 漢口露亨洋行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聲望

馬濟知

俞錦章是近代最著名的小說家。上海書局裏慕俞先生大名，來函請他做主筆。論起這位俞先生，在前清時代不過是個秀才；但是那一張嘴，談今論古，就是蘇秦先生也及他不上。他教個窮館，入不敷出，時常做點小說子投到報館裏。他的朋友胡友仁在上海小說界素有聲望。俞錦章寫封信給胡友仁，想他在各報館替他介紹；并附了一篇社會小說寄給他，請他投到小說叢編社。

過了三天，俞錦章接到胡友仁一封信，看過之後，把俞先生氣得直抖，原來上面寫道：

錦章如兄鑒。前接尊函。已知一切。兄之小說稿。即日遣价送至小說叢編社。翌日即將原稿寄回。并附一來函。上面寫「稿太陳腐。不合時宜。文體類八股文。作者於小說一道。似欠研究……等語」。余想近來欲在小說界佔一位置。頗不易易。匆匆草此。敬請

文安。

如弟胡友仁上

看畢，把錦章氣得非同小可，自言自語道：「精神一奮，何事不成。」他說我陳腐，我把「子」字改作「嗎」字，把「噫」字改作「唉」字，不是不陳腐了嗎？於是每天由朝到晚

孜孜不息，執着一支筆，伏在桌上，做做小說，過了兩個月，竟做成一部小說，題目叫做『社會怪現狀』，足有一萬餘言。他自想道：『求諸人而不如求諸己，上次請胡友仁介紹，轉弄一個下沒趣，這次又何必請人介紹呢？』

錦章將稿子抄好，裏面附了一張名片，蓋好了圖章寫了通信地址，郵寄到上海某報館。不到半個月，錦章的小說稿又由郵局寄回。真是水從頭上澆，渾身都冷。正在這個時候，來了一位少年，年紀在二十幾歲左右，鼻上架着眼鏡，嘴裏啣着雪茄，手裏拿着手杖，高底的皮鞋，噉噉的走入錦章家裏。錦章見了這位少年，起先倒嚇了一跳；後來細細的一瞧，才曉得是他的姪兒；便笑說道：『姪兒什麼好風吹得來的？你這幾年在外國好嗎？』那少年答道：『還好！還好！伯伯這幾年好嗎？』錦章道：『近年財運不通，境遇窘迫，非昔日可比。』彼此互相談談，那少年在桌上拿了一個小白方本瞧看，嘴裏嘖嘖稱好。看了一會，又說道：『藝術的手段，真高極了。大有莫泊三的風味，好極了！好

極了！這篇小說可是伯伯做的嗎？』錦章道：『唉！你真把高帽子給我戴了，這稿子才由上海退回來的。』那少年道：『唉！勢利的小說界，那些編輯的人，總以耳代目，他接到稿子，只審作者的姓名，也不問稿子好醜。唉！難道沒有聲望的小說家，就不會做出一篇有價值的小說來嗎？』接着又嘆了幾口氣。那知這一番話正說到錦章心裏，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道：『呀！原來如此！從此以後，我也不再做這個夢了。』那少年道：『伯伯！我這次回國，集合了幾個同志，預備辦一種日報，有文藝一欄，專門介紹西洋文學家名著，還預備設創作一欄，就請伯伯擔任。』錦章道：『我問你，你先前說的什麼藝術？什麼創作？怎麼講呀？』那少年又大大解說了一番，錦章又道：『這事就依靠你了。』那少年道：『理應效勞，理應效勞。』彼此談開了一會，那少年辭別錦章而去。

有一天錦章坐在館裏，替學生背書，忽然郵差送來一個包裹，錦章又嚇了一跳；他還以為又將原稿退回，拆開一

看，把錦章先生笑得喘不過氣來，他又把他那篇大作讀了一遍，從此以後，格外用心做小說。

那知錦章小說稿，登了兩個多月，迭受外界的好批評。文學旬刊上，有一篇評俞錦章長篇創作社會現狀中有一節說：「文學界中出了一顆明星了！他的創作天才，超過吳敬梓曹雪芹施耐菴等人之上，他用冷靜的眼光；觀察社會上的情況，再用藝術手段來描寫，當然躍躍紙上，這就是活文學的長處；若用矯揉造作偽文學來描寫，便索然無味了……」經這一評後，各家小說雜誌，都請他撰述；或者請他做特約撰述員，錦章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就把先前做的稿子，寄給各家小說雜誌社；錦章雖受外界的好批評，他却蒙在鼓裏，一點兒也不知道。——因為他

從來不和報紙接觸。——但是他仍然辛辛苦苦做小說。某書局小說報的編輯，因事辭職，經理久聞錦章的大名，寫了一封信，請他充當此職。錦章一接了信，便整理行裝，預備到上海去了。墨烟繚繞，一日千里，不到一兩天，俞先生已到了上海。各報館裏的主筆，和素有聲望的小說家，全來問慰。錦章到了上海身價更外大了。各種雜誌社，都來請他做主任。錦章這時擔任三家主任，十二家特約撰述員，分身不開，就請了一位無名的小說家來助理，一切的小說稿子，全是這位無名小說家做，但是署着錦章的名子，看小說的，一見了他的稿，便說道：『好……妙極了……』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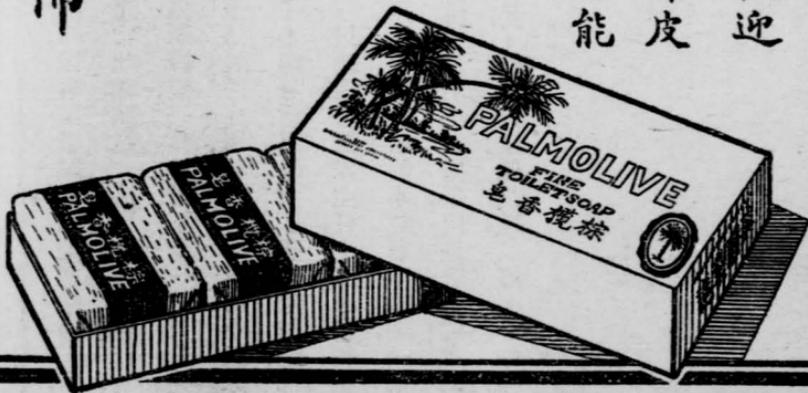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尋常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棕欖公司謹佈



常識
談話
嬰兒像誰？

憶秋生



最初生下來的小兒到底和誰相似呢？這個問題常

常在家庭間都聽着議論。母親說：『像我』。但是父親也在

說：『像我』。其他家族的人們又在主張說像母族的誰，或

者父族的誰。若果照着他們的主張，嬰兒最少總要和五

六人相似。可是最奇怪的，便是若由純粹的外人看來，大

概嬰兒和家族中無論誰都不相似。到底嬰兒像誰呢？科

學答道：『誰也不像』。一般嬰兒長大來時，漸漸和父母或

者家族中人相像，可是在初生時，與其說他和人類相像，

無寧說和猴子相像得多。據美國科學雜誌所載，嬰兒和

猴子相像第一個證據，便是鼻子。嬰兒的鼻子，用批評的

眼光看來，名之曰鼻，實在不恰當。由側面看去，無寧是呈

凹面形。比較地過於巨大的兩個鼻孔，其距離差不多和

鼻長相等。通常都是平的。其次便是顎，嬰兒的顎也有過

於巨大之感，並且是向前面凸出的。額低而頰大，脊骨底

周圍的肉，一直到六歲，都是很明顯地凹屈的。這種種都

是在猴子裏可以看得出來的容貌，現在拉丁文的猴

（simia）同時又有「平鼻」的意思。一般嬰兒都是以頰眼

者為可愛的容貌，其實就是猴子貯留食物頰袋的變形。

臀部是凹的，嬰兒和猴子相同，同是尻尾的遺跡。嬰兒的

腕又和猴子同樣比較地長，腳短，這便是適於攀登樹木

的體格。嬰兒看見梯子等高的東西，也在頻頻地發揮登

攀慾。嬰兒的腕力都很強，生下來還沒有好久的嬰兒兩

手拿着筭柄下垂時，可以支持全身的重量十五秒乃至二十秒。二三禮拜後，足可支持一兩分鐘。此外如手指反不過來，一直到五歲，手腕不能伸直；手指不到掌上；脚指比較自由地活動等，都是嬰兒和猴子相同的證據。哭

的時候，要人抱着，或者放在搖籃中搖，才可睡熟，也和猴子在樹枝上搖着，感覺着滿足是同一的狀態。一般嬰兒都像這樣地經過和猴子相似的發育後，原來誰也不相像的，漸漸地又和父母或其他家人相像起來了。（完）

冠生園著名果汁牛肉

本園發明果汁牛肉質料精良製法得宜適口鮮美絕倫無論中西人士都合胃口旅行路菜下酒充飢最為合宜每罐洋三角五分批發格外克己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天津馬家口 各埠商店均有代理

冠生園有限公司啓





雪夜人語

章仲

『……六爺輸一千四百五十塊……潘大人七百三十塊……彭二爺二千三百塊……』這是高四老爺正在結算今夜他的賭賬。口裏一面在唸，手指一面在記算盤上的珠子。『哦！我贏四千四百八十塊！』他黑圓而多髯的面孔上，微露一點笑容了。他又在自語道：『今天的用賬也不少啊！沒出門時二姨太四百塊，七小姐百五十塊，——她們每天也真會用！——昨晚汽車壓死人又賠了八十元命價，今天潘三爺又代募什麼水災捐花了二十塊，別人遇災，關我什麼事，倒露出冤錢！他辦什麼救災會，也不過發一注小財吧……今晚酒席錢總是好幾百塊，還有條子錢……』

那時已經是夜深了，不過他是剛從俱樂部回家，今天他作主人宴客，多喝了幾杯酒，所以雖是很晚的時候，他的精神興奮的，使 he 不想睡。他是在他的三姨太太房內，伊已早睡了，只賸他一人坐在絨的軟椅上，在雪亮的電燈下，無聊而獨自醉語。火爐內生着熊熊的紅火，自然非常的溫暖；只是窗外還有時斷續的飛着雪片，狂亂的風，呼呼的發吼。他也覺得此時很孤寂，并且還覺得發冷，使他寒顫。他起身披上一件狐皮博厚外氅，把坐椅移近火爐坐着。他想叫使女小梅來再加一些燒煤，回頭顧盼，伊早已在房內靠門角那邊，靠在一張小椅上，醋聲大作了。他只好勉強的自己起身，加了一些煤炭在火爐內：一

陣爆裂的細聲，很破却靜寂。

「二，三，四，五……」一陣很嚴肅的聲音，闖入他的耳內，他身上打了一個寒噤；他並不是對於這種聲音驚訝，他已聽熟這是隔鄰的巡警署內，巡警換班時報數的聲音。——他從衣袋內取出一隻金煌煌的表來一看，短針正指着五點了。他想起身去睡；却又想起一件很要緊的事，仍然坐下。兩隻銳明的眼珠，死瞪着電燈，右手托着下腮，癡想了一陣；頭微點了幾下，嘴向兩邊一咧，眼眯了一下，鼻子微聲，嘻嘻的笑起來！因為他此時還在沈醉中。接着他連忙往床上看了一眼——紅綢的蚊帳，早已垂下的，床前地板上排列着一雙很華麗藍色的女鞋，床內却發出一種酣眠的呼聲，與門角側使女小梅的鼾聲遙和。——他回過頭來，又是微笑一下，嘴內同時發出連續不斷的自語聲；也許是他的醉話：

「……靈芝這姑娘，却是不错，又漂亮，才十五歲，會唱，又會應酬！她想從良嫁給我，——只是那老鴇想大敲

我的竹槓！……五千塊，再多也不算一回子事；只是不斷來往，總覺我們做官的人面子不好看，同下賤人往來——唉！那……還有屋內這幾位寶貝姨太太一定要……」他想到這裏，眉毛也皺了，眼鼻嘴似乎要縮在一塊，額上也起了深現的凹紋，自語的聲音也小了，只有他自己或者還可以聽見。——但是一種大的響聲使他驚駭了一下，就是屋角小梅從椅上跌下來發出的聲音！他不住的亂罵；使女小梅似乎沒有聽見，躺在地板上，仍舊發出鼾聲，他才住了口。

他停了一晌，打了一個呵欠，在桌上取了一支香煙狂吸。又在衣袋裏，取出一個很大的皮夾，取出一張洋紙的東西，看上面的字，又細聲的唸道：「正金銀行——十五萬元——年息五釐——哦！快滿期了。」吐出一口濃密的白煙，又在計算盤上的珠子，臉上又才露出一些笑容。

「阿二起來了嗎，不早咧，咱們燒餅店的買賣，全是在早晨，快起來——調麪粉生火！」

這是高四老爺房子側面相背的緊隣燒餅店掌櫃叫他的徒弟阿二起床的聲音。這也是高四老爺頂厭惡的，因為每天早晨從燒餅店裏發出的聲音，各種震響，有時要驚破高四老爺酣臥的甜夢。有一次高四老爺叫僕人去向燒餅店掌櫃辦個交涉，情願出錢叫他遷移；但燒餅的掌櫃性子也很古怪，他說因為這一面生意做熟了，決不肯搬家。這時高四老爺聽見燒餅店掌櫃的聲音，他又覺得更討厭，他又從朦朧欲睡的怠倦眼中，取出表一看，才知道已經過了六點，窗上發現曦白色了。

「兵兵——嘩喇……」這是阿二拿調麪粉的瓦罐去盛水，因為水缸裏的水全冰凍了，他使力去敲，手一滑瓦罐碎了，「兵兵——嘩喇……」正是瓦罐的打碎聲。

「笨蛋手斷了嗎？還在做夢嗎？——哦！笨蛋發誰的

脾氣！咱的本錢還要給你賠完啦……」

「我大意的失手……」

「放屁！失手？明明怪叫你起身早了，發我的脾氣！大早晨不愛同你理論！——打不死你這笨蛋，瞧着吧！不是你就滾蛋……」

「拍——拍——拍！」這就是燒餅店掌櫃在用很粗的木棍向阿二鞭擊的聲音。

「哎！餓……！噁……！」

這一大片哭，罵，打的聲音停止了之後，除去阿二的水聲和調麪聲以外，再沒有第二種聲音了。高四老爺真不高興，眉毛也斂聚了，兩眼瞪着，嘴也張得很大，却也沒有出聲息，只是生氣罷了。

「哦！老黃，這麼早就出去了嗎？你昨天不是摔壞了腿嗎？哦！炸了膠皮輪子嗎？——聽說昨天那兩個不怕王法的大兵，白坐了你的車不給錢，還亂踢了你一陣！唉！真

倒霉！車壞了！車行叫你賠沒有？——怪冷的！這麼早出去也沒有什麼生意；怪冷的！」

「……唉！就別提了吧，如今世界，一年不如一年，米糧這麼樣貴！還是咱們苦人倒霉就是了！——昨天，打是挨了腿也摔壞了！痛我到不怕，只是……」

「老黃！咱們以後改行吧？」

「改什麼行！如今苦人是不行了，作什麼樣事是不要錢的！——就是這背面高四大人家裏的汽車夫陳順，聽說運動這開汽車的差使，也還花了幾十塊洋錢啦……」

「昨天你拉着多少錢呢？」

「更不用說了，只有昨天倒霉透了，一共拉着四十

三枚銅子，繳車行三十五枚——你說賠的够花嗎？還有炸破的輪子，幸好沒有叫賠……」

* * * * *

因為是在剛天亮，這兩個洋車又是在高四老爺的臥室背後，只隔着一牆，大着嗓子存說，所以給高四老爺全聽見了。他真聽入了神，忙拿手在算盤上記了一個四十三，又減去一個三十五，——上面只賸一個八了，那是表示八枚銅子，他癡立着，手按着算盤，眼向上翻，耳注意在聽，氣也出得很了，是在靜聽隔牆的兩個車夫的對話。

窗外的風仍是在努力的發洩牠所鬱積的悲哀，只是曦光已略露了，雪還是在狂舞。



STUDY ENGLISH AT HOME

爲什麼要讀

↓
英文？

△研究學問

△經營商業

△圖謀職業

△講求社交

都不可不讀英文

閣下未曾讀過英文，或雖讀過英文而
識不尚足以應用，請即加入

——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英 文 科

本科四級 選科九門 任人選讀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報名處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省分館

本社另設國語、商業、算學、三科、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STUDY ENGLISH AT HOME

爲什麼要讀

英文？

△研究學問

△經營商業

△圖謀職業

△講求社交

都不可不讀英文

閣下未曾讀過英文，或雖讀過英文而學識不尚，足以應用，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英文科

本科四級 選科九門 任人選讀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報名處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省分館

本館另設國語、商業、算學、三科、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訂閱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三年份——

各雜誌的利益

本館出版之雜誌此外尚有

▲東方雜誌

贈送東方文庫優待券

東方文庫全部百册定價十元在本年六月底前
訂閱本誌全年者贈甲種優待券購買文庫五折
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優待券六折收價(全
年二十四册四元 半年二元)

▲小說月報

贈送文學書籍廉價券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報全年者贈甲種廉價券購
書六折收價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廉價券七折收
價(全年十二册二元 半年一元○五分)文
學書籍特選六十種另印書目詳單承索即贈

▲英文雜誌

贈送冠詞之用法一册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誌全年除贈送冠詞之用法
一册外年底出版之「十週紀念號」亦不加價
(全年十二册二元)

▲婦女雜誌

贈送九色印畫片一張

本誌今年亦為十週紀念第一號為紀念專刊篇
幅加倍預定者概不加價並贈精美畫片 全年
十二册二元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學生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少年雜誌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

兒童世界

每週出一册每册六分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兒童畫報

半月出一册每册八分
全年二十四册一元六角

小說世界

每週出一册每册一角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英語週刊

每週出一册每册五分
全年五十二册二元

等廿餘種本年份內容均益見精采



青色的眼球

卅廬

喻先生每逢星期六的晚上，批改完學生的作文卷子，總擎着最後一本文卷，細細的重看一遍，眉飛色舞地將那在手中的一本，擱在各本卷子之上；起身移坐在太師母的身前，喜孜孜地講故事，太師母對於這兒子的殷懃承歡，自然也很高興的和喻先生閒話。

喻師母呢？說來奇怪，她每逢在這樣的時候，却手捧着一本放翁詩鈔，或是中學國文讀本，皺着眉，低着頭，潛心做她那自己定的日常功課；而且這時候用功的意志，比平時堅定，注意力比平時集中。便是她那最心愛的周歲的小孩子在夢中哭醒，由着太師母去搖搖睡籃；她絕對的不採，而且可以說是絕對的未曾置念。有時候小孩

子啼哭得不住聲，太師母哦呵地唱着催眠歌，不能兼聽喻先生的故事了；喻先生忍不住放下臉來，用帶着命令式的音調，說喻師母的閒話。然而他這威嚴的權力下的反應，簡直是一種成了習慣性的照例格式；因為喻師母緩緩地抬起頭，懶懶地拋下書，沒氣力似的將身體在椅子上拔起，面部肌肉絕不變動，只輕啓唇齒發出一種冷峭的語聲，說：『小孩子哭，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文學不好，纔大大地氣死人呢。』

這種舉動言語，經過煤氣夾雜着的光綫空氣，透入喻先生的耳目，使將對老母親說故事的興趣消滅；呆呆地翻着兩眼，瞅定那天天花板起他那內心的幻象，而且不

再响一聽。喻師母喂完了乳，將小孩子依舊放在睡籃裏，服從太師母那句『你去做你的事，等我來搖。』的命令，果然重新拾起書去看。這時那間書房裏，除却牆上掛鐘的擺動聲，太師母喉中的催眠聲，睡籃軋着地板的輪聲，此外可以說是沒有旁的聲音了。縱然有不過只有燈焰兒在玻璃罩下，燃着空氣噓噓地向喻師母閃搖，似乎是報告喻先生的心在那裏燃燒；又不過只有書頁兒在喻師母指下，迅速的嚙嚙地翻過去，似乎回答他說，她的心已經碎了。

這樣靜寂的時間，一秒鐘，一分鐘，一刻鐘，除却太師母看護——或是逗引孫兒，不感覺時鐘走得緩慢；那一對兒，却有些兒詫異時鐘的機輪含多了灰塵，有點走不動呢。直等到太師母疲倦了的呵欠聲激動空氣，空氣激動時鐘噹噹的敲了十下，太師母說一聲：『夜深了，你們帶着孩子去睡罷。』喻師母捲卷，匆匆收拾一切，抱起孩子先走了；喻先生舉燈照着太師母進了臥室，也走了。

他們這每個星期六晚上照例的——而且好像科班兒出身排演純熟了的啞劇，接連演過了八九次，雖說偶因機會不合，使劇情表演上的方法略有變更，但是太師母可是看得不耐煩了。在立夏節前後的一個星期六晚上，他家書房中又照例的佈了景，演員也各登了場；喻先生批改卷子，又到了那最後一本的最後一頁的時候，精神着實的又興奮起來，抬眼望見太師母走到書案對面椅上坐下，並且眼望着他微笑，彷彿要說話一般將嘴唇微微地顫動；便也微笑着說了一句：『你老人家今天還是聽學校中出的新聞，還是聽北京的新聞呢？』一面仍舊將末了幾行改了兩個字，濃圈密點的看下去。

『不要聽那個，今天你把我們家裏的故事說一說罷。』太師母也笑着是這樣的輕輕地說了一句；喻先生聞言驟然怔了一怔，隨時又恢復常態，一面籠上那枝筆的銅帽，整理各本參差不舒齊的文卷；一面含笑向太師母說：『我們家裏有什麼故事可以說呢？』太師母也笑

了，「今天我忍不住了，家裏原來沒有故事，只有你們倆……」說到這裏，略略停了停，特地望了喻師母一眼，那知喻師母正望着她發默呢。便仍舊接着說：「只有你們倆兒給我的一個悶葫蘆，得要你解給我聽……你們兩夫妻，本來是很和氣的，外人誰不恭維我們家裏過得歡樂；近來這兩個月，究竟爲什麼事，忽然有些像鬧過意見一樣，常常說些冰涼的話……」喻師母望着喻先生一笑，不發默了，仍舊看她的書；但是這時候，喻先生正在眼觀鼻，鼻朝心，靜氣地恭聆母訓，並沒有看見她的笑容。只繼續聽着太師母說：「我看麗莊實在是個好媳婦，鎮日價忙着替你料理家事，帶小孩子，服侍我，多麼辛苦呢？你却逼着她讀書。」

「沒有那話，沒有那話，是不是麗莊？」喻先生很惶恐地先答復了太師母，隨後向着喻師母說；並且在目光中發出一個「請你證明我的話不錯」的電報。因爲喻師母的答辭，沒有他希望的預定的那樣快，便又接着說：

「是不是……麗莊……你說呀！」

壞了他的目的是希望喻師母很爽快地答一個「是」字。不料喻師母的「是呀」兩個字的聲音出口，却在她抬起頭望了一望太師母，轉過眼看了一看喻先生，低頭重新找到她原來看到的那一行那一句書之後，纔挾着驕傲的意味，傳到喻先生的耳中。使得喻先生的臉皮彷彿在烤着火了。

太師母眼見這樣的情形，便哈哈地大笑起來；笑罷說：「不用瞞我，我早就看出些兒破綻了。這總是你不好一個星期，有五晚在學校裏住；多少卷子改不完，偏偏要挨到星期六，帶回家來惹她不舒服，她的身體本來不很結實，自從生過孩子，越發瘦了，近來念什麼詩，看什麼書，臉色一天一天不如從前了。我只想不透這道理，難道你還要她也去當國文教習嗎？」

「喲……喲……我並沒有要她去當國文教習呀！……也並不是有心嘔她生氣，她自己多心惹開氣，怎麼

派我的不是呢？星期六是這班學生的作文期，我因為每星期一第一時是國文課，想趁那時候把卷子發給她們，所以只好星期六帶回家來儘夜批改完畢，那裏是存了心計算着來嘔她呢。」喻先生帶笑答復他的母親，並且接着說：「這樣，我下個星期，便在學校裏改完卷子再回家罷。」

「你不要支支吾吾說嘴罷！」太師母笑着說：「我看你近來似乎有些着了什麼魔了。你不用瞞我，我知道你的心事呢。」喻先生正色地說：我沒有什麼心事呀，又着什麼魔……哦！這是莊麗造的謠言，你老人家不要信她。」太師母又大笑，接着說：「我還要信她的，還待她來向我說；你是自己看不見自己，你料我看不出來嗎……頭一回我就看着奇怪呢：這個却是那學生惹我留心的，她不裝上那頁水綠色洋紙的精緻書面，我也不留心。只因爲她那卷書面太耀眼了，又見你先抽出她的來看，遍笑一笑，移到各本卷子的頂後頭。我還道你是嫌她做得不

好，不願意先改呢。後來看你未了改那本時，圈點點，並不改動幾個字，我就有些奇怪了。再看第二星期，第三星期，回回你總是這樣，麗莊呢，乘你不在面前的時候，也抽那本卷子出來看看；我故意也看一眼，纔明白那本卷子是一個好學生的。因此我纔明白你後改先看的意思，纔明白麗莊不耐煩，發憤看書是爲得不服氣；纔明白你總是誇獎學生，忘記你這聰明的妻子了。我冷眼看着不肯早說，只想你們自己鬧到厭了，或是自覺好笑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誰知你們越鬧氣越鬧出勁兒來，這我可能不說破了。」

「着呀，母親的話，一點也沒有猜錯。他去年從南京回來，說我文字太生了一封信裏頭找得三四十個白字出來。今年新教這班學生的頭一個星期，就說那個學生如何好，如何好，又說什麼體態好，科學好，不住口的誇獎後來作文了；他又說那學生的文學天才，加人一等，不知什麼人有幸福，娶得她，那纔真個不虛此生呢……當時

我聽了真是不知道那裏來的氣；我在高等小學校畢業的時候，怎麼想不到師範學校去致去，只因這邊催着辦喜事，等到進門來，估量着家裏人少，不便再說進學校的話；我記得那年我離開學校的時候，她纔從三年級升到四年級呢，幾年的功夫，我是荒疎得不成話，她却比我好到十倍了。」噲師母一面抱着孩子喂乳；一面含笑向太師母說話。噲先生却翻着那本放翁詩鈔皺着眉頭苦笑。聽她說到這裏，實在忍不住了，搶着說：「你老人家聽聽這是什麼話？」

「什麼話；一回到家就聽你有意無意的念着她了，這幾個星期日，她那回不來，她來了，你那得意的神氣，簡直看不得。」噲師母也搶着說。

噲先生認真急了，拋下書，站起來，來回地在房中踱着，隨說什麼神氣不神氣，我並沒有愛着她呀！……不過激賞她的文學天才罷了……先生們稱讚學生，也是常事，沒來由還有別的心腸嗎？」

「聽……」噲師母笑得將懷抱中的孩子驚醒來哭了，便止住笑聲，拍着孩子，說：「聽……並沒有人疑心他怎麼樣，他倒先不先認了帳了。」說得太師母也大笑起來，並且接過孩子去，引逗着孩子笑着說：「好孩子，你也醒醒，聽你那爹爹媽媽算帳。」

「麗莊，你這話簡直不像你平素爲人的話了；快不要學着是這樣尖刻。」噲先生更不耐煩地用他慣用的命令式的音調，站在噲師母身前，兩眼看着太師母手中的孩子說話。「我們無謂的閒談，把孩子的瞌睡也鬧醒了。」接着也笑了一笑。太師母是何等明白的人，自然見景生情，便截住他們的話頭，向着噲師母問：「那學生是個什麼模樣兒的人？常來的七八個，我簡直鬧不清她們的名字。」噲師母笑着說：就是那一個高高的身段，胖胖的圓圓兒的臉，厚厚的唇，大大的嘴，門牙有點暴露，眼睛有點近視，很活潑的，那天下雨，同一個矮一點的瘦子在我們家裏吃中飯，替你老人家在牙縫裏拔魚刺的那……」

「得了，得了，呵……虧你編一串的話，就是那個青

色眼睛的人？」太師母一面逗着孩子，一面表現她那恍然大悟的神情，禁止喻師母說下去。但是緊跟着用懷疑的眼光，釘着喻師母追問一句：等到看見喻師母的點頭微笑，聽見喻師母的應聲「對呀！」便轉過臉，眼望着喻先生，用沉着有力表示肯定的聲音，說：「你說將來娶她的人有幸福……我說凡是娶了青色眼睛的女人做妻室的人，說是有豔福却可以說得，說是有幸福就未必了。」

（註：長沙人呼藍色爲青色）

「西洋人都是藍眼睛，難道都沒有幸福了嗎？」喻先生笑着問。太師母隨答：我不是講的黑眼珠，是說那黑眼珠周圍的白眼珠帶青色呀……這裏沒有外人，我告訴你，你只留心去看人。」說到這裏，聲音便低到五尺以外聽不清楚了；以後的話聲越發低微，可是那低微的聲音，却有很強大的勢力，因爲直說得喻師母的臉色，有些

紅一陣白一陣，轉變不定，喻先生也屏息靜氣地注意聽着。

○ ○ ○

這一年的暑假中，小孩子可以扶壁走了；一天，正悶熱得利害，到黃昏時候，身體上還感覺着像蒸在籠中一般；喻先生牽着孩子從外面回到臥室內，正逢着喻師母剛剛從浴室中走出來尋扇子，便目不轉睛地呆呆望着她的眼睛。她覺得了，不禁紅暈上類，急忙撇轉頭去，用葵扇遮護眼睛，而且恨恨地說：這都是母親教給你的好話。沒來由時，常釘着人家的眼睛，呆望。喻先生鼻孔裏响一聲笑了，却很莊重地陳說：「母親的話，真是有些道理，我留心測驗了兩個月了，普通的人，果然都是按着一定的時候轉變眼色的；我想女學校裏做舍監，做體操教習的人，却不能不知道這個道理。」喻師母接過孩子的小手去，笑着說：「你自己曉得就得了，何必去嚼舌頭。」

五年之後，喻師母不幸短命死了；社會上突然喧傳

喻先生萬一續娶，一定是要和他那當年最激賞的那個高足弟子結婚；尤其是有些和那高足弟子同受喻先生教誨的人，喧傳得儼然有憑有證。但是不久，那位高足弟子却和另外一個人在上海行結婚式；隨後，喻先生也另外在開封續絃了。這個使社會上轟烈的喧傳，化成莫須有的謠言，而且失了効力，自然是太師母所說的那句話，

發生了効力的原故。究竟青色的眼球，於男子幸福上發生什麼關係，除却喻家太師母，恐怕生理學家或者能够明白幾許；喻先生因為信守喻師母的忠告，不肯逢人便說，著者當然也不敢亂嚼舌頭，讀了如果熱心要明白這青色眼睛的究竟，還是去請教喻太師母罷。（完）

本刊篇目對

朱季安

新村

川畔

淚痕

輕重

園丁

詩意

怪客

上下

故鄉

湖邊

啼聲

長短

僕人

畫語

病人

長短

暮景痛語

花村仙眷

冷酷的我

如此家庭

生榮死哀

斜陽人語

一夾鈔票

秋夜哀音

民間詩人

犧牲者誰

別有世界

舊仇新恨

午夜角聲

四個銅元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册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隨之知識。而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晰。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天象	時序	地理	歷史	教育	哲學	文學	書畫	算術	簿記	公文	契約	東啓	尺牘	禮制	政治	法律	外交	軍政	交通	郵電	財政	經濟	租稅	商業	農業	畜產	蠶桑	染織	製造	博理化	美術	衛生	保育	衣服	飲食	居住	家庭	醫藥	運動	遊戲	音樂	術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用百科全書 ○

全二册 定價六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設計教授法

譚季勛

這時人家大半都已吃過晚飯，七點鐘約摸也敲過好久了。大毛同他姐姐福英站在堂前直向他母親房裏瞧，抹抹嘴，伸伸舌頭，你同我低語一回，我同你手勢一回，好像有什麼希望一般。

他們的母親王女士現在正梳著頭呢。房裏電燈照得很亮；梳裝台上鋪滿了雪花膏生髮水和別種化粧品；椅子上放着摺的很整齊的衣服和裙子。這攏總的東西都表示着王女士將要出去應酬的樣子。

過了一刻，王女士已打扮好了。伊就對伊的孩子們說：「大毛，福英！我今晚要到隔壁李太太家裏去看牌。你們姐弟兩人好好在家溫書啊；如果我贏到錢，明天定買

東西給你們吃。

「不，我要同你一齊去呢。爸爸出去喝酒；你又要出去打牌。我們兩人在家不怕嗎。不，我要同你一齊去呢，我也要和李家寶頑去呢。」大毛拖住他母親的衣裳，很不願意的答道。

王女士連哄帶騙的說：「好兒子！你真不聽話嗎？爸爸曉得又要打了。後天是禮拜六，你們要我帶你們看戲嗎？」一面又喊着：「張媽！你在家伴少爺們讀書。我給你一毛錢，快去買糖來給他們吃。」

張媽的糖買回來；王女士也隨即出去了。他們姐弟兩人一面吃着糖，一面唱着：「人手足刀尺。狗牛羊。」唱

一起，喊一起；等到糖吃完，他們也沒有精神，兩手伏在桌上就睡着了。唉！他們兩個小孩的心坎中，有糖吃自然很滿意。就是張媽也坐在旁邊想，少奶奶教子女的法子真好啊。

雄雞已啼過好幾遍，太陽也照到窗前。

「大毛！你還不起來嗎？現在已經八點三刻，學堂裏快上課了；好去讀書哪！」王先生：那裏很急的喊着。

王女士跑過來附着王先生的耳朵說：「大毛今天過生日，就讓他在家頑一天吧。要曉得叫小孩子讀書要鼓勵，不可強迫的；況且他今年不過十二歲身體又很弱；何必這樣嚴緊呢。」

「大毛不去，福英也不去嗎？」王先生問。

王女士很氣的說：「你要福英中狀元嗎？你要伊替你賺銀嗎？」

王先生點點頭，也就不着聲。他覺道這幾句話很有

道理的。

第二天早上，太陽依舊照到窗前。王先生又喊道：

「大毛！昨天頑了一天，今天還不起來讀書去嗎？學堂裏已經來信質問了。」

大毛一面哭，一面向王先生說：「爸爸！我肚皮痛呢，我今天不去讀書。」

王女士也應着說：「今天就讓他在家休息一天吧，想他昨天頑倦了。」

王先生笑了一笑，也就到行裏辦公去。大毛一骨碌爬起來，仍舊像平日一樣的頑笑。

按設計教學法是近來倡行的一種新教育。他的方法就是教員考察各學生的性情，施以相當的教育。譬如甲生歡喜文學，教員就拿文學方面的書籍引誘他；乙生歡喜科學，教員就拿科學的問題同他研究。

季助識

(完)

十年之後

君之位
地如何



每日數分鐘的
光陰，用在上海
商務印書館函
授學社商業
科的講義上，
便能使閣
下成一商
業專門人
材。那末，閣下
十年以後的地
位，當然與今日
大不相同了。

商 業 科

預 科 業 已 開 辦

講 義 用 淺 顯 英 文 編 輯 附 有 漢 文 註 釋

簡 章 函 索 即 寄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函 授 學 社 啓

兒童 讀物



▲托爾斯泰

兒童文學類編

- (一) 故事 一册 二角
- (二) 物語 一册 二角
- (三) 寓言 一册 二角
- (四) 民話 二册 各二角半
- (五) 小說 一册 二角半

▲愛羅先珂童話集 一册 七角

▲家庭童話 十二册 各一角二分

▲童話 第一集 八十九册 各五分
第二集 九册 各一角
第三集 四册 各一角半

▲京語童話 十二册 各八分

▲各省童話集第一集 二角五分

▲阿麗斯漫遊奇境記 一册 六角

兒童世界 每週 一册 六分

兒童畫報 半月一册 八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弗魯亞爾家庭記

(法國 Christophe) 著

江顯之譯

第三節 服從命令是人們的天職

弗魯亞爾夫人起初原不在意，以為轉了一會，立刻就

要停止的。那裏知道愈轉愈急，站在旁邊，只覺得有陣冷風從衣袖裏吹到身體上。立時打了個寒噤，望後便走，走不多遠，就向地下一倒。也不曉得她還是急暈了呢，還是太疲乏了。她的



兩位令媛，不知不覺也向她身上躺下；你以為她們是急暈了嗎？或者是的！但我可不敢斷定。

她們母女三

人躺在地下，不知道有多們長久，眼見太陽已經在正午了。這時候，走來一名水手，瞧見她們如此，還當做發了急痧，不敢怠



慢，馬上拿起手裏提的一桶冷水，向她們頭上澆去。三人皆從夢中驚醒，姑娘們身體活潑，一骨碌爬起來就跑，所以沒有變做落湯雞，夫人到底太辛苦了，等她站了起來，混身上下已是溼淋淋的。本想發作幾句，後來一想，還幸虧這桶水一澆，才將救丈夫的性命事情，提醒了咧？

「機械師，求求你，把機器弄停罷。」

我辦不到。

我們跪下了，

你再不肯，我的

丈夫就沒有命

了咧。

啊！那麼，或者

是個充足的理

由。好罷，你趕快去對船員長說：（表示愛慕的樣子）夫



人，你不要擔心，等一等不要緊的！他跨在搖杆上，於機器是無妨礙的啊。

「先生！救救我的丈夫罷！」

你的丈夫在

什麼地方？

在搖杆上！

在搖杆上嗎？

：他在那高頭，

幹什麼？

他也叫做不

得已，現在正好

比騎在老虎背

上，要下却下不

來呢。

我可管不了這們許多！你去求機器間裏的職員罷。他或者能够辦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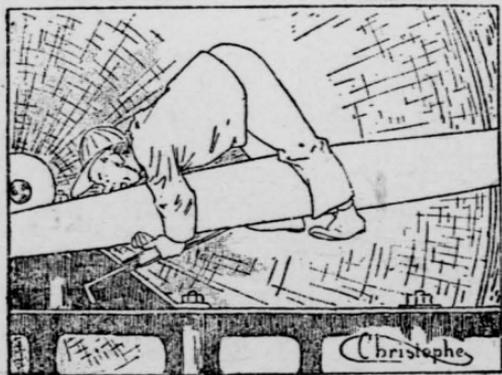


弗魯亞爾夫人連碰了兩回釘子，好不煩惱。可是丈夫的生死關頭，不能不低聲下氣，去懇請別人。好容易尋着了那位機器間裏的職員，他也不敢自專，勢不得不去和大佐商量。大佐想了好幾分鐘，實在不能答應；因為不是遇着意外事故發生，不能隨便關停機器的。弗魯亞爾夫人眼睜睜看着自己親愛的丈夫將死於非命，那有不傷心痛哭的道理。立刻放開喉嚨，嚎啕大哭起來。大佐見了，一來是不忍，二來也是因為討厭，所以允許她去和船長商量。



却說書中的那位主人翁弗魯亞爾先生，還死命的抱住那根搖杆，絲毫不敢放鬆。因為他知道放鬆了，就要跌下去，被機器軋死的。這時候，他已經是筋疲力軟，簡直不能支持了。

到此，他才恍然大悟，覺得世界進，人們的文化愈生命也愈危；反不如渾渾噩噩的人民，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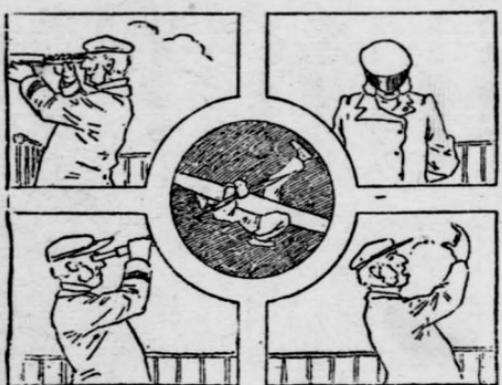


第四節 往美洲的路上

這時候，船長正立在甲板上，打着千里鏡，遠望青的天

綠的水，多們快意。那裏會曉得有人在他搖杆上玩耍呢？不一會，他瞧見天上起了一堆黑雲，知道要換氣候了，就不大高興，那裏會曉得在搖杆上的人，正在受罪呢？一會

諾諾連聲的答應着，就叫船員長動手，船員長又去叫機械師。最後還是機械師去把機器關停。弗魯亞爾先生才得下來；可是已經離死不遠了。



兒，那堆黑雲又被風吹散了，他又快活起來。

弗魯亞爾先生經過這回磨難，心中懊喪異常；救雖救

弗魯亞爾先生的事，被船長知道了，立刻叫大佐去關停機器。大佐不敢怠慢，馬上命機器間裏職員去救。職員

出來了，神經却很衰弱。腦海裏什麼都記不清了，什麼都

念頭。他所感者深，所受者苦，也難怪他如此痛恨啊。

利那間，夫人跟踏着站不穩，先生望下便倒（可是他的腿比水手的還健），而兩位姑娘一仰一撲，更是不好過。就像地震一般，不住的東偏西斜，顛簸不已。先生亂叫，夫人胡喊，姊姊說頭暈，妹妹講目眩；而且每人

都作惡性想嘔吐。『莫非我們都吃了酒嗎？』夫人這們說。姊妹兩人幾幾乎充口而說對了，不錯呢。

『噲！水手，』弗魯亞爾先生叫道，『爲什麼你們這只船



像這樣的跳舞呀？

『笑話了！船到了大海裏，總是這樣的。』

『到了大海裏嗎？』

『那自然！』

請問你不

走大海，怎

樣會到亞

美利加洲

呢？這才是

少見多怪

了。

『我們居

然上亞美

利加洲了！他們四位的心裏，都這們想。天啦！不是要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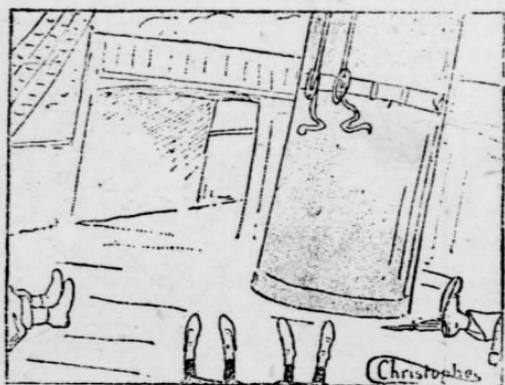
們半條性命麼？這纔冤枉！誰要到那樣遠的地方去呢？

不是充軍嗎？這四位大旅行家想了想，覺得美洲固然



好要子，似乎不大合算，先要受好久的苦。一個個躺在甲板上，靜了靜，又嘸咕一會。各人心中都存有「可恨的哥倫布啊！」

這種思想。他們不恨別人，獨獨的恨起那位哥倫布來，讀者都比在下聰明，想必早就曉得他們的意思了。



第五節 量船的良藥

波浪不住的打來，船身也不住的簸動，弗魯亞爾先生（他的脚雖然比水手的健，但胃口差得遠了）的心口

難過不堪。他的夫人亦然。水手拿了一瓶似藥非藥，似酒非酒的流質來，叫他們服。『喏，喏，吃了這個東西，你們就不暈船了。你們瞧瞧我們看，那一個不是同在陸地上一樣的安逸；這就是這個東西的功効了。來，來，服一點罷。』



兩位小姑娘正是垂頭喪氣地躺着，好不鬱悶，聽了兩個水手的話，才斜眯着秋波似的眼睛，對馬都漢，郭筆來二人（水手的名字）望了望。雖沒有一言半語回答，可是

櫻桃似的小口，早已張開來了。馬都漢說道：『小姑娘，嘗點罷！甜蜜蜜的，吃在心裏，包你好過！這是至聖良藥，差不多的人們，問我們討得吃，我們還不給他呢。我們也是有緣，所以才這樣巴結你們。好小姐，賞我們一回臉，多少吃點罷。』



兩位小姐，聽了這番話，點了點頭，表示許諾的意思，並沒說什麼。那兩個水手，大有受寵若驚之概，趕忙拿了兩個杯子，滿滿地盛了兩杯，遞給她們。她們倆好像害羞似

的，裝模作樣，慢吞吞的飲。郭筆來就對她們說道：『小姐們，像這們一口一口的飲，是很為難飲的，還是捏緊鼻子大口向的向肚裏倒罷。』她們很以此話為然，立刻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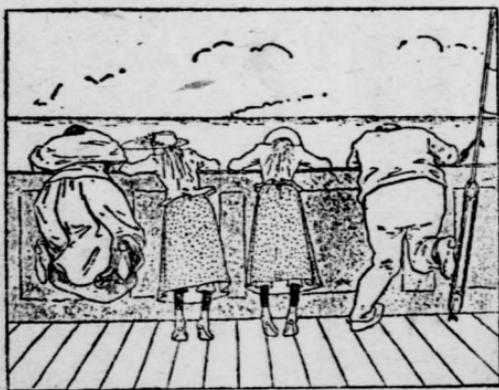
馬、郭二人的藥，再靈也沒有了。弗魯亞爾小姐吃了，頓覺神智清爽，絲毫苦楚都沒有。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立刻站了起來，向船邊跑去，連謝謝都沒有說一聲。那裏知道，一不當心，把甲板上放的一瓶靈藥，碰翻了，馬郭二人

急忙來拿時，已經流了一地，再也收不回了。你教他們痛心不痛心呢？兩人呆呆的望着，悔也不是，恨也不是，那一種懊喪的形狀，真堪發笑。

啊！這纔好了！甲板上流的藥水，都被弗魯亞爾夫妻倆

就無力量再看了。白白的辜負了這種良辰，未免有些可惜啊！

可憐啊！這四位朋友竟昏昏沉沉倒在船醫室裏睡了。莫福博士，船上的醫生，一見，就計上心來。趁這個好機會，



舐乾淨了。船身左右前後簸動，比較的好了許多。但是被船顛波了這們許久，腹中所蓄的糧草，早已消化的消化了，排泄的排泄了，實在所剩無幾。加之，身體又沒有豬馬牛羊那樣結實怎的會不困倦呢？所以憑欄遠眺了不久，

大可以加增他著作品中第七十二章論當冬而墊的禽獸之光彩。這一章書中，他證明兩樁事：一、昏睡病能與當冬而墊比較；二、弗魯亞爾先生睡的樣子，就像只熊，夫人像只鼯鼠，兩位小姐就像山嵐。

(未完)



茉莉別墅

張枕綠

曾經到明華旅館來寄寓過的旅客，都感得十分舒服滿意。他們以後到杭州來，如要勾留幾天的，總在火車中已想念着這明華旅館。不待車站上那旅館的招待員來招接，自會投奔去了。不過也有一小部份喜歡熱鬧的旅客，覺得這明華旅館裏的空氣太寂靜了。含有催眠的力量，足使寄身其間的精神疲乏。時時昏悶欲睡。嘗試過了一次，下次再也不來了。原來這明華旅館的範圍非常狹小。

全館只有十幾間臥室。其中只有兩三間中陳列着兩張臥榻。這個旅館好似專為單身旅客而設的。室中陳設，果然清雅。光線和空氣，也很充足。在後面三間的窗中，還可見西湖的一角。只那班常來寓居的旅客，都有靜耐的性子。不約而同的，他們即使一天到晚不開口，也不覺得什麼不慣。這旅館的主人終年穿着長衣，故居館中。他有一雙近視眼，不便瞧看東西，自然減少娛目的嗜好了。他又

有一只遮着鬍鬚的嘴，不多講話。或因有了鬍鬚，不便多講了。他雖不能賺大錢，發大財，却也賓主交歡，自得其樂。春末夏初，這個旅館的老主顧都來了。臥室中的旅客無日不滿，三四個侍者得在這個時期中，賺着許多的小費。但也忙不開交了。有一天的早晨，旅館主人坐在帳檯旁邊，吩咐一個正在客堂上掃地的侍者道：「噲，不要忘記了九號房間

裏鄒先生的老例。」

那侍者提起了掃帚。挺一挺腰說道。

「自然。昨天晚上我已關照李媽。教

伊此後每隔一天。送一盆茉莉花到

九號房間去。費待後日到本帳房總

結便了。不對麼。此時只有七點鐘光

景。花還沒有送來。橫豎鄒先生也還

沒有起身想他昨天經了行旅之勞。

不免疲乏呢。」他又俯身掃地了。在

他挺直順練的語氣中。顯出他在此

服務多年的老資格。

客堂上的壁鐘打了八下。又過了一

會。九號房門的門開了。一個年約四

十的白瘦男子。穿着縐紗夾襖褲。站

在門口。略略咳了一兩聲。就回身向

裏。走到窗前。拉開白竹布窗幔。推直

兩扇玻璃窗。望了望遠遠的湖色。順

勢坐下來。整理那只靠窗方桌上。隔

夜亂堆着的幾張稿紙。

侍者捧着一盆臉水。放在室隅的整

容桌上。招呼了一聲。取了方桌上的

一個玻璃花盆。轉身就出。沒一會兒。

拿了一盆茉莉花進來。仍舊放在方

桌上。

洗臉的人放下手巾。回頭瞧見了茉

莉花。不由向那眼望的去處。深深刻

笑。那侍者不管那笑容是爲花而發

的呢。還是爲他強託知趣而發的。也

立刻報以謙抑和感激的笑容。微微

出聲了。他正要退出去。却被喚住問

道。『去年我在這裏時。聽說那個多

年在此送花的女孩子要嫁人了。現

在嫁了麼？」

侍者含笑說道。『鄒先生。你的記性

也真不錯。伊已在去年七月裏嫁了。

男家在客地。伊不能仍在這裏賣花。

就把這個僅有薄利的職業。讓給伊

的嬌母了。』

鄒先生已經盥漱完畢。提一提衣領。

走向方桌去。一頭作那微含滑稽意

味的歎息聲道。『從此我們不再聽

得那個女孩子喚賣鮮花的好嗓子

了。』

侍者見他此時說話。特別起勁。也就

湊趣順口下去道。『不是麼。伊的嬌

子畢竟年紀大了。毫無討人歡喜之

處。就是我們每天慣了的。一聽得伊

遠遠的賣花聲。就要頭疼了。伊要學

那黃鸝似的嬌啼。却偏成了杜鵑似的哀啼。哈哈。」

鄒先生覺得他說得太多了。就教他去端整早點心。

室中寂靜無聲。鄒先生細心安置那盆中的花。弄了半天。總不合私意中的韻致。他的氣息漸促了。他的兩手撐在兩旁桌角上。上半身稍稍前傾。眼光發直。垂注在茉莉花上。好像一個很有姿勢的雕刻品。最後有兩三朵茉莉花不安靜了。微微顫動着。因受那迅速下降的淚點的壓力。

* * * * *

早晨的壁鐘七響。九號房間的窗已經開了。那個旅客坐在靠窗方桌順光的一旁。兩三張寫滿着的稿紙放

在桌上較暗處。就是窗檻的下邊。那

確是他今天工作的新成績。他幾曾知足。手中的筆尖仍很迅速的着在面前紙上。一行又是一行。一個思想稍微阻撓他的工作。他放下筆來。很隨意的一手撐起身來。一手伸前去。把花盆取近胸前。俯首嗅了幾嗅。仍將物歸原處。身子坐落下去。他正要提筆。賣花聲自遠漸近。打擾他的聽神經。「果是一種粗笨可厭的叫喚聲。」他不但如此想。還像看見一個蓬頭赤足的老婆子。張大着癩闊的嘴。顯出伊奔走呼喚。無非爲覬覦人家錢囊的神氣。直等到那賣花聲漸遠了。這個幻像方才消滅。他繼續工作。

* * * * *

又是一天來了。鄒先生雖是費了兩個下半天。獨作湖上清遊。仍舊毫不疲乏。無足妨害他工作的習慣。他執筆抬眼。望了望盆裏的茉莉花。心中想道。「今天該要調換新鮮的了。七點鐘過了好久了。什麼還不見人來更換呢。」他正在這樣想。粗笨的賣花聲又從遠到近了。可厭的程度絲毫不減。幸虧那聲音到了最近時便停止了。外界些微的聲音。最足使那停頓不久的思潮。難於恢復。他聽得滯重的足步聲。經過樓梯。慢慢的走近前來了。房門上的旋手一動。接着門就半開。一個老婦人的頭探進來。脫口問道。

「教送茉莉花的是不是這位先生。」

伊望了望鄒先生。雖也連帶瞧見檯上的花。却反把頭退了回去。

鄒先生連忙喚道：「來。正是這裏。不用疑惑。」雖然他這樣喊着。他仍注

神在稿紙上。預備怎樣寫下去。門開了。人走到桌邊來了。他並不在意。等

到他又無聊的抬眼望時。只見那婦人正站在對面。微俯着背。把新鮮的

花放入盆裏。一頭花白的髮。看去未經梳理。那蓬鬆的髻上。却插着三朵

鮮茉莉。想必是廣告作用。非為增美起見了。忽然他自己動疑了：「爲什

麼伊站立得這樣踉蹌。側着的身子很不自然。似乎故意避我的目光呢。

」他看伊的半面。只知道伊的面龐。

適配伊的頭髮。他繼續疑惑：「對啊。

爲什麼伊裝好了花。很快的俯身下去提了花籃。頭也不回。掉轉身子就

向外走呢。」他素喜偏要明白這種無關緊要的緣故的。立刻站起身來

喚道：「噲。且慢走。這盆花不大新鮮了。」

老婦人因有職務關係。不得不回轉身來。恰站在房門之內。四目接觸。

鄒先生端立不動。莊嚴如神。老婦人的目光。漸漸移注地板上。伊的頭當

然連帶低下去了。還有。伊交又着雙臂。把那滿暴着迴血管的雙手分挾

在脇下。還有。伊微微縮動一雙有鞋無襪的天足。伊竟忘記了欲去還留。

是因職務關係了！

真純的寂靜逗留在房中。他們不知

約有多少時候。老婦人開始很不自然的說道：「多時不見了……你家

夫人可好？不一同來麼？」一句隨意攀談的話。驀地裏引起了

秋帆的悲懷。他悽然應道：「伊死了。已有二十年光景了。我們做夫妻不

滿三年。」停了半晌。他才繼續說下去道：「什麼你到了這般地步。」他要

問的恰是這句話。不得不老實說出了。他走過去掩上房門。回身掉過一

把椅子。放到方桌邊來。請伊坐了談話。他自己也歸原座。看伊將籃放在

桌上。很不安的坐下來了。滿蓄着希望的雙目注着伊的面部。專待伊發

吻。

伊打了一個呵欠，放低着聲氣說道：「二十年轉瞬過去。咳。其間平添了我一段普通的墮落史罷了。當年我嫁給單家之後。爲我丈夫陞官發財之計。不得不巴給他上司的太太小姐姨太太們。今天碰和。明天聽戲。不坐汽車。便喫大菜。別說溫習舊課。就是你的小說。我本愛之若命的。未嫁之前。預備後來時常讀你的新著。譬如朝夕把晤。聊慰長恨於萬一。却越到後來。越沒工夫讀了。我在嫁後兩年那時候。還在你的著作中。知道你特地建造了一宅房屋。叫做茉莉別墅。足見你的……你的愛根長在。不禁暗暗感激。至於流淚。我也知道你爲受夫人的嫌疑。以致夫婦不睦。不

禁萬分抱歉。幾次要想寫信勸你。但我自從那次讀了你的著作後。直到如今。可說連一本書都沒有拿上過手了。習慣乃成自然。我和那班貴婦人朝夕厮混在一起。也就同流合污。幹些不正當的行爲。不幸相識了一個滑頭少年。被他引誘私逃。等到錢財脫手。我就被棄如遺。那時我不過三十歲。已經吸上了鴉片煙癮。我不能隱瞞你。我只得跟着一個開燕子窩的姓李的老頭兒過活。就是前幾年在這裏賣花的那個女孩子的叔父。我在燕子窩裏應酬煙客。有兩個客人在暗裏貼助我。那老頭兒在三年前死了。燕子窩也收歇了。我只靠販賣盒煙弄幾個錢。如今我上半天

賣花。下半年仍舊賣煙。所有進款。但這兩種了。我年紀也老了。但你也這樣年紀了。却依舊這樣喜歡茉莉花。你知道了我這番歷史。可從此忘記了罷。」伊的精神提起了。說到這裏。在橫裏望他面前的稿紙。但非注意那紙上的字。完全是望着紙面。這麼一段概略的敘述。一件平凡的事實。却給他聽得明白。記得清楚。使他默生一種無可形容的感慨。他要發歎。一款豈足抒釋牢愁。他要加慰。又安慰伊怎麼。他忽然想着。「我也須把經歷的一切告訴伊才是。」轉念來得快。他忽又不照所想的做了。停了半晌。他才很沒來由的問道。「你要我怎樣幫助你。」

伊囁嚅欲說。又低下頭去。似很用心的搔那擱在桌上的左臂。

門外有人喊道。「李媽在那裏？有客人喚買花呢。」

賣花婆俯身取了花籃，站起來挽在右臂灣裏，側身對着他呆看了一會，慢吞吞地說道。「秋帆，我們再會罷。」

秋帆也站了起來，慢慢地應道。「好……再會，莉雲。」他眼送伊出門，看伊把門帶上，把視線隔斷，停了好久。他聽得賣花聲又起，漸去漸遠了。他想。「那聲音何嘗粗笨，不過帶些悲切罷了。」他依舊站立着。

天色將晚，鄭秋帆走進他的茉莉別墅。一個三十多歲的僕人，接受了他

的提篋，代他安頓去。他不知不覺的走到屋後小園去。如海的茉莉花在他所走路的兩旁，被晚風吹着，似都在那裏點頭迎接他。他只自低倒了頭，慢步的走了。到了盡頭，又走回來。在他腦中，盤桓着剛纔晨間的景象。他只是想着。「封了一百塊錢給伊，不是夠麼。那算是贈送給伊的呢。還算是茉莉花的代價……不要管這許多。伊總接受的。不過那旅館主人經理這件事，不會因見那信封裏的東西過厚，又見我動身得這樣迅速，就起疑心麼……不。那主人是素來誠實的。想竟被我瞞過了。但伊怎麼竟會如此窮困。如果當年我挽人到伊家去求婚，伊的雙親不因我沒有恒

產，竟然允許了。如我所願，恐怕伊的境遇不至於此罷。如此說來，伊的墮落可算得是伊的罪孽麼。還是環境的罪孽。」他暫且撇開這一層，想起他怎樣憑媒，另娶了。他的妻子怎樣的順從他，和他和好。但他怎樣的冷淡伊，就將歷年把心血換來的積財，興造這一所茉莉別墅。怎樣的費盡心機，使這別墅中各種陳設，一一合於茉莉，定織茉莉花紋的地氈，樓空茉莉花的窗幔，檯面檯面的角上，也給了茉莉花，以及其他一切。一年左右，新屋落成。他妻子要求同住在內。他又怎樣的設辭拒絕伊。說這是他讀書著書之處，必須單身居住，才得靜心。後來他妻子在他著作中得知

他用意的所在。還將信將疑。有一天

趁他不在的時候。私和那個童兒說

通了。進來觀看。瞧見莉宮中的各種

紀念品。才知他別有鍾情。千真萬確。

歸到老住所去之後。便悶悶不樂。也

不向他提破。直等到得病半年。臨死

的當兒。才很懦弱地訴述伊的積鬱。

他也不禁自怪情專。爲伊偷灑了幾

點眼淚。當伊死後。他就把伊草草殮

葬了。又把老住所收拾了。心中並不

十分悲傷。……以前種種。此刻很沒

秩序地記起了。那一件最須追補的。

就是他哀憐他抑鬱而死的妻子。他

不但哀憐。並且自恨。懊恨之極。幾動

自殺之念。

覺得微寒了。走進屋子上樓掏出鑰

匙。開了莉宮的門。跨步進去。扳開電

燈的門。宮中諸物。都呈目前了。他先

跑到壁爐旁邊。取起架上他親手擦

亮的銀照框。看那照上的半身半面

小影。覺得那終不像有二十五六歲。

只十八九歲。那雙眼睛依舊斜睨着

他。頰上堆着微笑。和平日一樣。那件

衫子雖不時式了。何足減伊原有之

美。最饒雅韻之處。不是那髻旁斜插

着的幾朵茉莉花麼。那時他題在照

下的「莉雲」兩字。也何等娟秀。他自

信現在寫不到那麼好了。他看到了

那時自己寫的字。便聯想到伊的筆

蹟了。他接着就走到衣櫥前。開了一

面櫥門。從櫥屜中取出一個小小的

黃絹包來。復到屋中央的寫字檯前

坐了。解開絲線結。打開包帕。只見三

個布紋彩色的西信封疊着在一起。

他記得那最上一封。就是伊最初給

他的一封。其中說着許多真心傾慕

他著作的話。第二封中是略敘伊身

世的話。他因此得知伊是他故居近

邊一個女中學裏的學生。末一封是

答應他約會之期了。那時他還未向

伊家求婚。他遂封抽出箋來。細細默

讀。果然無訛。但他此時心中並起了

一種不可思議的反感。不是憂愁。不

是憤怒。也不要哭。他讀完之後。依舊

包紮妥當。放到櫥屜中去。關上櫥門。

回身時眼光恰觸着壁間鏡框中的

畫。兩枝淡墨水的茉莉花。是伊得意

之筆。就在他們會面時。伊把來隨照送給他的。他想。『我和伊只有那末和這次相見。兩番會面。竟有這樣的變化不同麼。』這不過是他思想中的一種。他感想。推想。這樣想。那樣想。未進晚飯。忘却睡眠。坐立不定。徘徊終夜。

自然。又是一天來了。陽光已臨茉莉花園的一角。那個自幼在此當差的僕人。不見他主人照常在清晨到園中去。加以昨天他主人回來得突兀。上樓之後。舉動失常。心中格外覺得可奇。他端了一盆臉水。輕輕地走上

樓去。只見宮門大開着。主人危坐在一只軟椅上。睜目不發一言。他在門口喚了一聲。不見回答。走近前去時。他主人忽然向他張口大笑。笑了一陣。又抽抽咽咽地哭起來了。那茉莉別墅的主人已經悟澈人生的意味。發了瘋了！

做小說賣錢

蓬 壺

做小說賣錢。中國以前沒有這風氣。這風氣是從外國來的。

如做墓誌等類。另是一種賣文法。桃花扇及儒林外史所紀操選政。略近今日書局聘請文人之事。不過不是做小說耳。



夜半簫聲

葉麗蓀

碧羅斯城外。有一座小小森林。這森林中間。通着一條大道。在白天的當兒。這路上的行人。固然是不少的了。但是到了夜深人靜之後。却是黑森森的。沒得一個人影兒。距離這座森林。約有四英里的左右。有這麼一所小小房屋。在白天過往的行人說。始終看不見這座房屋內有人出入。並且連早晚兩餐的炊煙。也是一點不見。這班行人。便斷定了這小小房屋。必定是一個富商的別墅。或是紳士的故院。有幾個好奇的行人。想跑過去看看。但因路太遠了。始終未去咧。

奇怪極了。從八月十三夜起。那距離小小森林遠近的人。在夜間一二點鐘的時候。總聽着一陣一陣的簫聲。從那森林裏送到耳鼓。於是他們起了種種疑問。有的說在這

夜深人靜的時候。誰不怕冷起來吹簫呢。有的說這簫的聲音太悽楚了。不一定是人吹的呢。有的說這座森林在夜裏。向沒有人的。這必是鬼嘯呢。他們越想越離奇。越離奇越惹起他們的冒險心。於是他們決定了。一共約了幾個人。在今天夜裏行使他們的偵探手續。

一輪不十分圓滿的月。吐出不十分明亮的光華。照着一座黑森森的樹林。越顯得陰森森的可怕。那微微的西風。吹得森林的樹枝。同四圍的蘆葦。發出一種蕭蕭的聲音來。使人聽了。不禁毛骨爲悚呢。這時那西邊的蘆葦裏。正伏着幾個人。只顧東張西望。漫步輕聲的。似乎要偵探一件甚麼事似的。

一會兒。那奇異的簫聲又發了。這潛蘆葦以內的人。不

禁微微吃了一驚。聳耳細聽。只覺得一陣一陣嗚嗚的簫聲裏。帶着一派淒涼味兒。抑揚頓挫的。直吹得那蘆葦裏幾個人。不由得心裏發起寒戰來。渾身三萬六千根毫毛。一根一根的倒豎。互相低低的告問道。哦。這簫聲太悲涼了。不知是誰吹的呢。於是他們鼓着一股勇氣。一齊向吹的地方走來。這時簫聲仍是嗚嗚的吹着。

這幾個人走到森林的邊界。內中有一個人忽地細聲報告道。哦。你們快看。那中間的一塊大石上。不是坐着一個人麼。大衆聽了。齊向那方注目。一個很年輕的人喊道。不是的。不是的。你們想我們離那裏有一英里的遠近。怎麼看得清。那人的身段。還比我們大一倍呢。說得大家一齊笑了。那首先發見的人。不禁惱羞成怒道。你知道甚麼。不信我們去看一看。話猶未了。那淒厲的簫聲忽然停止了。於是他們起了一層疑愕。

那少年四面張了一張說道。哦。那樹的背後。不像是一個人影兒在那裏藏躲麼。大家齊道。是的。是的。我們快去看。

看。於是他們履聲雜踏的。齊向那邊跑去。但是那人影兒忽然不見了。他們滿腹疑懼的心。又不禁漸漸惹起。內中有一個大胖子建議道。這個人奇怪極了。怎麼見了我們就避了呢。難道不是個人麼。我們必定要把他尋着。問問他。每天半夜裏一個人吹這悲慘的簫聲做甚麼。我們最好分做四班去尋。兩個人一班。倘然那一班發見了。就鳴手鎗爲號。我們就攙着來呢。那些人聽了。便都答應着自去了。大胖子對着一個同伴道。他們都向東南北上去。我們不若往西邊那所向沒有人住的房屋左右查查罷。那同伴的答應了。於是他們兩個人。東張西望的。一步一步的往那房屋而去。

同伴的忽然悄悄的對大胖子道。老友。你看距離我們約摸有半英里的前方。似乎有這麼一個人影兒。大胖子看了看。低聲道。不錯的。我看還不是個男子樣兒。我們應當脚步輕輕。快趕上去。不要教那人知道了。又要躲避呢。那同伴的點了點頭。便飛也似的潛步趕去。但是那人影兒。

似乎已經覺着後面有人趕他。那脚步比前越發的快了。他們兩個人趕了一陣。却總是趕不上呢。

大胖子悄聲道。我們快鳴槍罷。不要教那人影兒跑了。說着由衣袋裏掏出一柄勃郎林。呼的向空中放了一響。使

飛也似的追趕上去。但是那人影兒走到那所幽靜沒人的房屋旁邊。就忽然不見了。大胖子便止了步。詫異道。

噫。奇怪。怎麼就不見了。那同伴的道。或者已經進房屋去了。我們且到那去看看。大胖子猶疑道。那房屋裏陰森森

的。我們沒有去過。不知裏面可有甚麼沒有。最好等他們一齊到來再去。那同伴的點了點頭。兩個人站在那裏。只

顧朝前觀望。一會兒。只聽後面問道。韋斯德。我們快趕上去。那大胖子聽了。便同他同伴的。開步飛跑。在他們正跑

着。約摸距離那所房屋快近了。忽然呼的一響。一個彈子。從大胖子旁邊打來。不禁將大胖子嚇住了。嚷道。那邊放

鎗了。我們不可輕進。他們同伴的聽了。不由一齊止步。那方才發見人影兒的少年說道。不知那所房屋裏藏着

幾個人。我們最好還是兩個人一班。由東西南北四面前進。到底要看看藏在這房屋裏那吹簫的是甚麼人。我們已經到此地步。却萬不可半途而返呢。大家聽了。不禁各鼓着勇氣。照着計劃而去。

這回大胖子却同那個少年在一塊兒了。他們一胖一瘦。的。到很有趣。他們在未出發以前。那少年招呼胖子道。我

們不必在一塊兒。我們兩個人分着左右前進。或可使那屋裏的人。難於措手呢。大胖子聽了。笑着拍了拍少年的

肩背道。小友。我很佩服你的智謀。你將來大可以替國家辦事。建勳立業呢。那少年笑了一笑。也不答應。兀自驚行

鶴步的。漸漸前進。他們兩個人正在暗中行着。忽然聽見左邊槍聲。拍拍兩響。中間還夾着呼痛的聲音。不禁吃了一

一驚。又聽左邊嚷道。韋斯德。你們快來。我已進入屋內。沒有別人。只有一個少年女郎。我已將他打倒。衆人聽了。

便一齊集合上去。只見那所向無人居的房屋裏。只有他們兩個同伴的站在那裏。手裏拿着一柄手槍。指着地上

臥着一個少年女郎道。你看你看。大家俯着身細細察看。只見那女郎穿着不甚整潔的衣服。右臂上已經着了鎗彈。流血不止。面色慘白。雙眉緊皺。細聲呼痛。衆人很詫異的問那發見的同伴道。你怎麼發見的。裏面有別的人沒有。怎麼將他打傷了。那人道。我們由這裏前進時。他向着我們放了一鎗。我爲自衛起見。看見了一個人影兒。我以爲是賊呢。不禁回了一鎗。但是這女郎爲何開鎗打我。我殊不知呢。大胖子道。這必是雙方出於誤會的緣故。這女郎必定疑惑我們是強徒呢。但是這女郎



四
 既已受傷了。我們快將他扶起。送他到碧而斯醫院裏去。否則。必有性命之憂呢。我們很對他不起的。衆人聽了。便手忙腳亂的。一齊去扶那女郎。這時大胖子又道。你們分四個人送他到碧而斯醫院裏去。我們四個人。當檢點檢點室中。是否有可注意的物件。再來看視。那四個同伴聽了。便由一個同伴的將女郎抱着去了。女郎還是不住聲的呼痛。他們繞着森林約摸走了三英里的遠近。方才走到碧而斯醫院門首。敲了敲門。裏面老博士碧而斯方始

覺着。吩咐僕人開門。衆人一擁而入。老博士起來。打了打呵欠道。嘆。衆位。夜深了。何人有病。衆人指着女郎道。博士先生。這位可憐的女士。不幸爲我輩誤傷。請施手術診治。老博士看了看女郎。便吩咐看護人。揀着到病榻上去。忙用藥水洗了傷處。敷上了藥。對衆人道。傷不甚重。不要緊的。但不知衆位怎麼將他打傷了。衆人方要答話。忽然門外一陣敲門聲音。衆人說道。我們的同伴來了。說着果然那四個同伴的進來。齊向病榻看視。問知無甚要緊。便將每夜簫聲的事。對老博士細說一遍。那大胖子又舉着一枝簫道。我們方才檢看屋內。並沒有別的物件。不過幾件舊傢具。兩件單衣。同這一枝簫。我因爲這枝簫。是他每夜吹得嗚嗚惹人害怕的禍物。所以便帶了來了。但是這位女郎。我們當問問他。怎麼一個人住在這所向無人住的屋內。每夜裏吹這淒涼的簫聲做甚麼。衆人都道。我們快問問他。那大胖子便走到病榻旁邊呼道。女士恕我。我們都是出於誤會。我們是很抱歉的。女士貴姓芳名。爲甚麼

一個人住在這所屋內。每夜裏吹這悲慘的簫聲使人聽了害怕呢。這時那女子對他看了一眼。却不應聲……停了一會。那大胖子又問道。斯密斯。我方才說的話。你聽見了沒有。那女郎點了點頭。却仍不應。大胖子又道。你的家在甚麼地方。我們好去報告。免得你家裏人記念呢。那女郎聽了只搖搖頭。大家見他這樣。不禁很疑惑道。這位女士爲甚麼不說話呢。大胖子又催着問道。女士。請你快回答我們。如此問了十幾遍。那女郎方半晌。含着淚很悽楚很堅決的答道。我……無家。咳……薄倖的彼得……

葉勁風先生做了一篇午夜角聲。描寫那孤兒寡婦的痛苦。實在是妙到秋毫了。我讀了之後。腦子裏深深的印了一層印象。差不多一個多月沒有去掉。我這一篇夜半簫聲。就是脫先生那篇的胎的。不過勁風先生是正面描寫的。我這篇外國派的中國小說。却是從反面上寫的呢。勁風先生見了。不知可怪我抄襲他的意思麼。一笑。

共 學 社 叢 書

這是新文化潮流中最初出版物，主幹者為梁任公、張東蓀、張君勱、蔣百里、諸君出版各書關於各國文學的介紹及社會問題的研究尤多，已出八十餘種，書名列下：

歐洲文藝復興史	五角半	譚格瑞的續弦夫人	五角半	基爾特主義與勞動	六角半
藝術論	七角	社會學	五角	基爾特主義與貨幣制度	五角
清代學術概論	六角半	社會問題詳解	三册一元半	勞働之世界	一元半
墨子學案	七角半	社會學史要	四角	基爾特主義的國家	五角
墨經校釋	七角	社會心理學	九角	費社史	七角
復活	二元半	社會心理學緒論	二元四角	社會主義之意義	五角半
父與子	一元	社會心理的分析	七角	政黨政治論	二角半
甲必丹之女	六角半	德國社會民主黨	七角	社會主義與近世科學	三角半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六角半	什維主義底心理	四角半	相對論淺釋	三角半
前夜	八角	馬克斯派社會主義	四角	相對論與宇宙觀	三角半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九角	英國勞働組合論	七角	哲學中之科學方法	九角
渦堤孩	三角半	馬克思經濟學說	九角	羅素算理哲學	九角
活冤孽	一元六角	家庭問題	四角半	辯論術之實習與	一元
明白羅犯罪學	一元三角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七角	兒童心智發達測	四角
梭氏犯罪學	一元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四角半	塔果爾及其詩	六角
不快樂的戲劇	一元	西洋氏族制度研究	四角半	平民主義與教育	一元二角
俄國戲曲集	十册合購四元	進化與人生	七角	生命之不可思議	一元二角
俄國革命史	三角半	分配論	六角	統計學原理	二元
黑暗之光	三角半	互助論	一元	人生哲學與唯物	五角
活屍	三角	政治心理	九角	西洋哲學史	二元
易卜生名著	五角	政治理想	三角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二元六角
海上夫人	三角半	新軍論	一元二角	凡爾登戰記	五角
貧非罪	三角半	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三角半	戰時之正義	四角
罪與愁	三角半	社會之經濟基礎	一元二角	現代思潮	五角
比利時之悲哀	三角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一念之差

許廬文

鮮艷嬌媚的落花。浮在水面。給半空中的微風。一陣陣吹將下來。便自抵抗不住。順着無情的春水。向西余去。那水趁着風勢。一直的下流不息。並沒回顧着後面還有嬌弱可憐的落花。兀自緊緊的跟隨不舍。這當兒。岸上有兩個女子。坐在一塊山子石上。輕輕的在那邊談天。一個說道。姊姊這鑽戒着實不壞啊。你瞧。這光兒多亮。質地也勻淨。比我那一隻強得多了。怕不是二千塊錢的價值麼。這說的不是別人。就是這書中的我。我對他講話的人。叫胡雅仙。是我多年的老同學。雅仙聽我誇讚他的鑽戒。忽地嗤的笑了一聲道。這算什麼。你瞧。不是還有一封信麼。那文章倒有點工夫呢。說着。將他身邊的信取了出來。遞給我。當我接信的時候。他又冷笑了一聲。這一聲冷笑。分明

表示他方才這幾句讚賞之言。完全是一種冷刻作用了。我也不去理他。只接過那信。從頭至尾。讀了一邊。不覺把身子直立起來。失聲呼道。姊姊。這才是真正的有情人。口吻。他的語意。箇箇字從肺腑中咀嚼而出。決計不是那謬託知音。怪施畧誘的滑頭少年。能說做得出來的呢。他那書道。

雅仙吾妹。計吾二人相別。又數月餘矣。以我念妹之殷。至於寢食俱廢。行則忽忽若有所忘。出則不知其所往。自思愛情之度。至此已達於焦點。矣。乃聞人言藉藉。謂妹有不滿於我者。不久且與劍侯訂婚云云。我不知知何所開罪於妹。而見棄若是。我又敢自信。卽有開罪於妹。亦必爲無意之過。而決非有意爲之也。不寧維是。就

令有過。而妹又豈不能諒我。即不諒我。而兩方情感。深密至此。又豈無觀面辨晰之餘地。夫以我之忱。與妹之知。足以燭我之忱。有何難言。而決絕至此。此我之所大

惑不解。而無論如何困難。必欲澈底解決。以爲快者也。告我者誰。今不必言。言之真僞。我不及知。自我思之。與以爲真。毋寧謂僞。僞猶有望。真則我畢生希望。從此盡矣。願即認爲匪真。而此心快快。遂難自遣。似覺假定爲僞。無寧假定爲真。何則。假定爲僞。而事或不僞。後此失望。不知伊於胡底。假定爲真。而實不真。我將於失望中。得滿意之結果。斯彼時樂趣。更無藝耳。我今即假定爲真。以非常失望之心。非常灰心之筆。致此情痛苦若之函於妹。所望發函後十二小時內。恭候妹之回音。妹之書。積吾案高尺許矣。而今茲所希望之覆書。則爲我畢生命運之所繫。我之視此函也。其價值更有千萬倍於尋常者。而妹果何以處之。鑽戒一枚。是妹所喜。以我無能。不克早以購奉。致妹不歡累日。是我之罪也。今茲我

已破產得之。附以至忱之心。上之左右。破產弗足道。使此至忱之心。得附於鑽戒。環繞於妹之玉指。死且不朽矣。

我讀完這信。不禁嘖嘖稱賞道。真好情書。情文兼至。的出於至忱者不辦。姊姊。你倒底復了他沒有啊。雅仙不答。中起那隻套著鑽戒的手。瞧了一回。忽然闌我道。叔叔。你聽這倒底值多麼價值啊。我聽了。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心中却想道。雅仙看了這等懇摯的信。竟爾漠然無動於中。這人的心術。也就不可問了。我儘是這樣癡想。就連雅仙問我的話。也忘記回答了。雅仙嗤的笑了一聲。又打了我一下道。你轉什麼念頭哩。我經他這樣一問。這纔喫了一驚。冒冒失失的直立起來道。作什麼。你問我什麼話哩。我說到這兩句話。自己也知道是很無聊的。很沒意思的。我想這刁鼻多疑的雅仙。一定要惹起一種意外的觀念啊。想到這裏。禁不住擡起頭來。朝雅仙看了一眼。只見雅仙已經回過頭去。對着那一樹鶯花癡癡訕笑呢。這一

來。可就把我嚇壞了。

過了一天。著作家王若虛。一個人靜悄悄地。跑到他村中。河干。他這人。本來有點癡性的。大家都叫他王癡子。平日裏捧着他那頂得意的哲學書。孜孜矻矻的。像是把全身心血和精神。統統都歸納在這小小的冊子裏。面去似的。每逢他研究哲學。或是著作哲學書籍的時候。憑是什麼天大的事情。也不能去打動他。使他分出一絲一毫的腦力來。對付或是解決的。甚至於吃飯。講話。走路。睡覺。種種人生必有的事情。他也因為哲學的關係。弄得常常忘却。或是顛倒。因此他纔有這癡子的雅號。他今兒一清早。就跑倒河邊。對着那一泓流水。癡癡的怔了一回。又太息了一回。接着又拍手兒笑了一陣。這時候。就有許多人瞧見他。這付瘋瘋傻傻的情狀。大家都竊竊私議道。這王癡子又在那裏研究什麼艱深的哲學了。那知一言未了。就聽得撲通一聲。那潺潺流水當中。登時起了一個旋渦。衆人分明都瞧見一個活東西。跳下水中去也。那不用

說。就是那哲學大家王癡子。要做那靈敏學者的實地試驗家去了。

當時衆人亂七八精的。嚷着救命。偏偏這些人。說是不識水性的。鬧了一回。幸得一人想出計較來。忙去就近人家。借了一根竹槓子。想要放下水去。給王先生扯住了。就可以上來的。那知這位王先生。他是有意尋死的。憑你百般叫喚。他總是一余一擺的。向下流頭駛去。不到幾分鐘功夫。趁着水勢。早已余到一里外面去了。衆人只得太息了一回。說這王癡子真個發了書毒。瘋得性命都不要了。但是他們究竟不曉得王先生尋死的緣故。在什麼地方。王先生死了。這村子上。便再也見不到他那瘋癡癡迷的聲音笑貌。可憐這鼎鼎大名的哲學家。只留下一點兒著作。供後人傳誦罷了。再過了半年光景。村人的腦筋中。好像已沒有王先生的影子。但是逢到酒後茶餘的時候。也還談起一兩句兒。不料在這個當兒。忽然來了一位女子。他穿着一身縞素的衣裳。帶了一個婦女。到王先生家中。

對着他的遺像。哭拜了一回。這事傳將開來。一霎時引動了全村男女。紛紛地稱奇道異。都說王癡子向來沒有家室。也沒聽他娶過老婆。他投河之後。也沒有人來哭他一聲兒。忽然地在這半年之後。跑出一個女子來。哭吊他。這也實在是一樁怪事了。當下許多人都圍着那女子。問長問短。那女子拜罷起身。向衆人行了一個便禮。這才慢慢地把原因說了出來。

原來這女子就是我咧。我在幾月之前。看了王先生給胡雅仙的情書。無意中讀了幾句。不料就此犯了雅仙的疑忌。他從這一天起。就不和我見面。我也漸漸兒把這事丟過一邊。不放在腦子裏了。一天。我纔從學校裏下課回家。忽然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因爲他信面上。明明照着我的地址。送給我的。下面却署了若齋謹絨四個字兒。我實在不記得這若齋就是雅仙的情人了。橫豎是寫給我的。我就拆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菁華女史青鑒。僕與女史。未經謀面。然今乃知女史爲

僕之知己也。僕性癡頑。不明世情。視世上衆生。皆有情人也。而僕所尤愛者。爲令學友雅仙女士。僕已爲彼人破產。方當病重。深冀彼一臨視。一晤談。謂畢生癡願已盡。死亦瞑目。而彼則竟與吾友劍侯訂婚。不日且行禮矣。僕聞信之餘。怒憤欲死。以雅仙負我可也。負我而甘與輕薄無行之劍侯伍。是其人格性情。有不足道者。僕不恨鍾情之誤。而自咎眸子之盲也。乃者復聞雅仙播爲蜚語。謂彼之負僕。非薄於情也。以僕先與女史有情。且舉女史與彼論僕事爲證。曰。不以私情。菁華女史有情。護至是。彼是以憤憤而改適他人云云。嗟夫女史。僕聞此說。輒不自知將何以自處。更不能知將何以處女史也。而女史之能知僕愛僕。其高出雅仙萬倍。則又何消說得。以女史知我愛我之故。遂以是蒙蜚詞。受惡名。此僕之所以不知自處。并無以處女史也。僕性癡直。再四思。非自殺不足以謝女史。并不足以愧雅仙。又恐自殺而此人或不知僕自殺之真相。或且疑爲厭世者流。

故於就死之前。執訊以貽女史書。使女史讀此而喟然生嘆曰。王某真愛我者。真能受我之愛者。如此則僕死不朽矣。

我讀了這兩。纔曉得這一月之內。鬧了這麼大的風潮。弄得王若奩已經爲我而死。我自然傷感到了不得。並且覺得在這世上作人。原來統是一種機械作用罷咧。我因此平添了千萬種的灰心。什麼事情。都不想幹了。本來呢。他可以跟着若奩。作那泉下之交。可是我還有一個老母。他斷斷不準我死的。我只得跟了他。再做幾年母女。等我母死了。我也決計要和這五濁世界脫離關係了。今兒是我。端誠到貴村來。祭奠若奩。這雖不值什麼。也當是我一點誠心罷咧。

我說完了話。就辭別了衆人。回到我的家中。一直又過了一個年頭。我的母親又死了。我實在覺得這世上種種。簡直沒有一樁事情。和我有關係似的。我因此辭了教員。不幹了。我從近年以來。很積蓄了千把塊錢。還有母親遺給

我的珍寶首飾。和零星產業之類。一共還值箇萬把塊錢。我除捐助了本地一個小學校裏二千塊錢之外。也不高與再做什麼善舉。橫豎這世界上。也沒有領受我的扶助的價值。我樂得將這些餘款。放在身邊。用用罷咧。我從這一年起。就在國內到處游歷了一轉。高興的時候。倒做了許多游記和詩詞等類。投送各處的報館裏。很有幾家報館。登着廣告。要求我多做點稿子。并說要送我酬金咧。但這都不干我事。我還去睬他則甚。

唉。天下的事情。儘有令人猜測不透。計算不到的。像我這浮雲野鶴的生涯。算是舒服極了。誰還有這本領。從放浪的形骸中。拉我回到普通人們的生活中間去呢。我常對人家笑說。我現在算是世外的畸人了。除非是王若奩再生。或許我還跟他到世界裏邊去逛一下子。這話。算得很滑稽。很決絕了。誰也不料這幾句話。倒竟會成了讖語。可怪的事情。忽地又發生了。

這時候。我正做了一篇塞北拾聞。是我旅行蒙古的時候

做的。脫稿之後。就送到上海一家大雜誌內。我寄了稿子。又從蒙古到甘肅。從甘肅到新疆。直到這年的下冬。纔又從甘肅陝西。回到北京。我有好多時。沒看報。我也不愛看報。也不必看報。因為這世界上的形式了。總都和我無關。

我還去留心他則甚。不料一到北京。就聽得人說。一位哲學大家。從死中重生。現在到處尋他的一個未經識面的女朋友咧。我聽了這話。倒把幾年來死灰槁木的心思。稍微又動了一動。因為聽了他們的話。好像是我和若盦一般。況且又聽說這哲學家是姓王的。那女友是姓陳的。連我們倆的籍貫職業。都說得有點對勁。難道他們說的。真是個是我和若盦麼。難道若盦真個又回生了麼。要不是他啊。怎麼說的情形這般彷彿。難道天下竟有這樣雷同的事情麼。

我費了幾天工夫的研究。想要查出這事的真相。和此說的來頭。我就斷定必是若盦未死。見了我的著作。他纔來找尋我的。或許他還登有尋我的廣告咧。我想到這裏。心

中又免起鶻碌的翻騰了一陣。這算是我幾年來少有的心境。連我自己也不曉得爲甚有這等奇異的變徵。這却不用管他。現在頂要緊的。就是已經買了許多報紙。在那裏翻閱這些廣告了。

天下巧的事情儘有。當我查報的時候。第一種就是上海日日新聞。那第二張的末尾。登着一段筆記。那署名的竟是我若盦兩字。我此時心中。禁捺不住那一層快活。在這個當兒。我已經確實斷定這若盦遇救未死。是真萬確的了。雖然找不到他的廣告。但是既經有了這個地方。我就可以有尋找他的方法。當下我也情不自禁的。拍了一個電報。到那報館去。問這王若盦時。當日就得到回電。說王先生因爲陳菁華女士。到北京去。現在報上的稿子。他仍舊擔任。所以知道他的住址。在西河沿北京旅社。女士該快快去訪。遲了。怕他又動身。等語。我接了這個回電。自然非常滿意。忙忙趕到回電上所說的地方。前去找那若盦時。剛巧他又動身到陝西去了。然而我却曉得我們倆

見面的機會到了。我就回到上海等他。

兩星期後。若奩果然得了館中電報。回來了。我們倆才算第一次見面的。他一見了我。就只有哭的分兒。却講不出什麼話來。大約是因為話太多了。一時摸不着頭腦的緣故。就是我。也是這副情形。這等奇異的離合。本來一時三刻。也講不完的。只得慢慢兒的講來罷了。

據若奩說。他落水之後。不到十分鐘工夫。就失了知覺。也不曉怎樣就汙到五十里外一個地方。給一個漁翁救了起來。這漁翁也不是真正捕魚爲生的。他也是一個世上失意的人物。因爲不喜歡和這些混人去攪。所以躲在這山僻地方。消遣歲月的。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他對於我的自殺。很不贊成。曾經勸我許多話。我也知道是不错的。因此我不想死了。我也不願回家。便住在他家。仍舊做我的哲學工夫。我本來想要寫信給你。又覺得非常慚愧。況且也無謂得很。一直懶將下來。直到前兩年。得知你出門的消息。我就知道你爲的是我。我就大大的不安起來。

從那一天起。我就別了漁友。出門找你來了。到了上海。就聽見你的游記。這就把我喜壞了。我就趕到報館。照你發信的地點。一路找去。找了一年另三箇月。兀自影響毫無。偏偏又給我一個老友碰到了。硬把我拖回上海。辦起這個日日新聞來。我想。你既在報館中投稿。一定是容易查得着的。據我的癡心。很希望你見了我的名字。一定和我見了你的著作。抱那同樣的快活咧。所以我在這一年來。各處都做點稿子。並且還用我的本名。有時也還故意做點筆記。或小說。寫寫我們倆的情事。一則要知道我沒有死。二則要你曉得我在這裏。快來看我的意思。直到最近你的塞北拾閒披露之後。你那稿子裏。明明說着一定的路徑。我就照着這條路徑。尋了出來。却也不料竟還能給我找到呢。

若奩的意思。很想將我從世外拖回世內去。我想。這話我早已講過了。倒竟像是讖語的樣子。況且我也沒有這個能力。可以拒却他的要求。所以我就完全允許了他了。不

上幾時。我就做了這位哲學大家王若盦的夫人。

我跑了這幾年。地方是走得很多。只恨沒有到過東三省。若盦順我的意思。發起東北的蜜月旅行。我自然歡喜。夫妻倆一同到了滿洲。因愛那黑山白水的雄秀。便在那邊勾留了半年多點。一天。我正和若盦從牛莊動身。想到大

節生意。叫他們省喫省用。做過一節。就可以回南去的。不料劍侯早懷不良。得了包銀。就想逃走。經雅仙看破行藏。處處隄防。才又過了半月。今兒却趁人不見。捲了銀子。又逃了出來。有人聽見他向輪船碼頭來的。所以望這邊追來。誰知又找不見他了。說罷。頓足大哭。

連灣去。剛到輪船碼頭。只見一個男子。匆匆忙忙的。向輪船奔去。若盦吃了一驚道。那不是劉劍侯麼。說話時那劍侯早已上了甲板。奔入輪船去了。若盦和我。正在議論。這時又見一個敝衣垢體的女子。號號啣啣的哭了過來。我又大驚道。若盦。那不是雅仙麼。這時若盦和我。心下已經瞭然。只見雅仙四面亂找了一回。一面兀自痛哭。口口聲聲都罵那劍侯喪良昧心。當時有那好事的人。問他找什麼人。爲甚這般痛哭。雅仙便告訴他們。尋的是他的丈夫。劉劍侯。劍侯將他的積蓄驅盡。又勸他身入青樓。做了娼妓。因爲誤接惡客。染了毛病。打算要措點盤費。回南方去。恰巧有個下等妓院的鴛母。看中雅仙姿色。情願包他一

看看輪船快要開了。那雅仙兀自坐着痛哭。多少人勸他不去。我和若盦。恨恨相對。半向兒沒做理會處。明明瞧見那劍侯。躲在下等艙內。頭也不敢擡起。但是我們也不願意和他作對了。又過了些時。輪船汽笛。嗚嗚地響了幾聲。只見若盦把手兒一擺。長長的透了一口氣兒。說道。青妹。我們上去罷。別和這惡人同船了。說着。也不等我的同意。回身就走。我只得着人收回行李。跟了他走。仍回牛莊寓裏。當夜。若盦飯也不吃。話也不說。好像失神落智一般。我呢。倒也沒有什麼話兒。可以勸慰他了。良久良久。若盦一躍而起。抽起一支筆來。颼颼的寫了一封信。我看他寫的

女士聽之。我是女士的老友。我見女士窮途末路。願意送你三百塊錢。請女士快快回南方去罷。我的姓名。並不要女士知道。女士只當我是一個慈善家罷了。

寫罷。我早已拿了三百塊錢鈔票。替他封進信封裏去。他也不說什麼。喚人送去。不一時。差人回來。呈上雅仙的親筆收據。并說。這人等在外邊。要見見老爺太太。當面叩謝。

若蠢聽了。驀地直立起來。失聲道。他來了麼。一面說。一面親自把門關上。好像雅仙要硬硬攔入的樣子。差人會意。就出去傳主人的命。打發他走了。

若蠢拿了那張收據。兩隻手索洛洛地抖個不住。怔怔地看了有二十分鐘。方才顫巍巍說道。這筆迹倒像他五年前的書法咧。但是生硬了些。

楊太史

秋窗臆筆

西雲

翰林歸娶。自隨園老人後。不復嗣響。光緒乙未春闈。武進沈同芳友卿。與先嚴爲同年交。年二十餘。及進士第。入館選。因擬乞假歸娶表。徧徵題詠。閩傳都下。時遵化楊太史雨農。短小精悍。好議論。才氣橫溢。大放厥詞。風發泉湧。旋以憂返藉。及庚子亂作。楊君在藉。乃爲州牧所惡。堅請楊領團。預爲卸罪計。楊性直氣盛。乃不之察。竟應之。已而團亂平。楊罷職。侘僇以終。楊起家寒。文章風概。皆有以自見。乃一節不慎。遂資恨以歿。士林惜之。楊罷職後。先嚴嘗遇之於京師。豪氣猶昔。一日將晉謁某鉅公。懷數元以去。(俗例犒門費)俄而還。喜溢眉宇。視其袖累累然。若有所挾。出之則一瓦質舌瓶也。謂是韓瓶。蓋當日霸王行軍。兵士所用水瓶也。爲賦長歌。甚愧偉。而巨公處竟不復調。其不羈有如此。

印精樓芬涵

宋人小說

宋人小說類多著
 短篇記事或
 文證實淺史
 攷詳以增
 亦足見向
 顯文思精
 長單行購
 來不難購
 本易購
 取涵易購
 收藏此類
 小說均為
 舊本鈔本
 茲校舊本
 印精校付
 勤加校付
 有諸本特
 詳異於原
 文註下不
 更之改現
 出下版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燈下閒談 | 歸田錄 | 涑水紀聞 | 春渚紀聞 | 河南見錄 | 邵氏見後錄 | 老學庵筆記 | 梁谿漫志 | 齊東野語 | 玉照新志 | 稽神錄 | 蘇黃門龍川略 | 仇池筆記 | 東坡志林 | 脚氣集 | 默記 | 塵史 |
| 佚名 | 歐陽修 | 司馬光 | 何遠 | 邵伯溫 | 邵博 | 陸游 | 費袞 | 周密 | 王明清 | 徐鉉 | 蘇轍 | 蘇軾 | 蘇軾 | 車若水 | 王鈺 | 王得臣 |
| 二角 | 二角 | 二角九分 | 二角五分 | 二角七分 | 三角九分 | 二角五分 | 五角 | 四角三分 | 四角 | 五角 | 四角 | 二角 | 五角 | 二角 | 三角 | 四角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避暑錄話 | 澠水燕談錄 | 珩璜新論 | 嬾真子錄 | 投轄錄 | 隨隱漫錄 | 東原錄 | 青箱雜記 | 鶴林玉露 | 雞肋編 | 捫蝨新話 | 夷堅志 | 夷堅志 | 夷堅志 | 雲龍漫鈔 |
| 葉夢得 | 王國之 | 孔平仲 | 馬永輝 | 王明清 | 陳世崇 | 費鼎臣 | 吳處厚 | 羅大經 | 莊季裕 | 善 | 洪邁 | 洪邁 | 洪邁 | 趙彥衛 |
| 二角六分 | 五角 | 三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三角三分 | 五角 | 二角六分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者與讀者

世界文壇雜訊



▲美國流行的小說

現在無論那一國的小說，都是所謂問題小說居多數。就中尤其是以兩性問題爲主題的，更占多數。原來兩性問題和婦人問題，並不同是一物。婦人問題是所謂女子教育平等，職業解放等問題，只消教育上，職業上乃至政治法律上男女的差別，一概取消了，婦人問題便立刻消滅。可是兩性問題，只要男女兩性存在一天，兩性間的問題便也沒有消滅的一天。試看美國對於婦人問題，可算是已經解決，但是兩性間的纏繞，就在目下，也還在激烈地爭鬪着。

現在美國最流行的小說，要算 Charles G. Norris

氏的「麵包」"The Bread"。洛理士最初作的小說，係

「鹽」"The Salt"「青銅」"Brass"等。但是美人目下最

喜讀的，則爲「麵包」這一篇。「麵包」的作意，說來奇怪得

很，作者洛理士，乃在鼓吹「天生婦人，實爲良妻賢母而

設」"Woman is intended by Nature to be wives and

mothers 的老教訓。這篇小說，大約是係說一個婦人叫

赫倫的，家貧以女事務員自立其身。當她在各地的種種

事務所奉職時，和一個男人兩相戀愛，二人其後遂相約

爲同棲生活。可是不久，女子覺得對於男子之愛已盡，遂

自由別去，仍奉職爲事務員。爾來十有四年，徐娘已老，舊

情未斷，復又想轉去再和男子同棲。可是走到男子的家

裏看時，已別有戀人。赫倫失望之餘，便對着那些誇她能

自立生活的人們道：“I threw away my life, taking just that kind of nonsense. To learn to earn her liv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for a young girl. Its effect: it's like a drug, a disease! I've paid bitterly for my financial independence. I sacrificed everything that was precious to me because I wanted to be self-supporting. Life is a hard game for woman at best, but waiting within the shelter of her own home for the man she'll some day come to love and who will love her is the best and wisest course for a girl to follow.”（我就是因為愛談論這種無意識的話，才把我一生誤盡了。自力自活這種事對於年青婦女實是非常危險，其結果就好像像麻酔劑，就好像病一樣。我因為求財政上的獨立，已吃盡苦頭了。我就因為想獨立自活，犧牲了我寶貴的一切東西。無論如何，人生這個東西，就算是什麼，有本事的婦女，也難期勝算。頂好是躲在家裏，等着將來的戀人，那才是女子應守之道。）

由以上這一段會話看來，篇中如何注重女子應為良妻賢母，便可想見。可是美國為何忽然流行起這種小說來呢？

世界各國大都是重男輕女——歐洲大陸諸國自然也在內——可是唯有美國是重女輕男。美國的男子勿論車船在中，見了女子都要點頭為禮——讓座位等事自不消說，到過美國去的，類能說出。又由美國法律上的統計看，妻子殺死丈夫多半無罪，可知女子在美國之有勢力了。然而就因為女權太盛，兩性間不免參商，因而家庭間也不會圓滿。其結果也和中國的男子壓制女子是一樣，就每每發生悲劇了。因此之故，男子要求女子做良妻賢母的反動便自然要發生。拿最近某電影公司的女伶某，與其夫結婚未逾月而離異，裁判官判說擇夫不是擇靴子，斥其所請一時傳為佳話的事件看來，美國現在的思想，便也不難推知。洛理士的小說，也即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以上所說的，便是兩性問題的一例。拿和中國現下的情形看下來，在我國也不能說沒有這種危機。女子要求婦權，自是正理，然而太走極端了，也是以暴易暴。須知夫婦生活乃是互助同棲的生活，無論那邊稍為一偏了，便是悲劇的起源了。英文裏有個笑話，說在 husband and wife 裏面也有個 u (= you) and i (= I) 在 married couple 裏也有 u and i 我們切不要只把 i 記得，就把 u 忘了。

(完)

發熱便閉時時夜啼 及服嬰孩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現下諸病不發體重日增矣

浙江温州律師范介生君聲稱嬰孩自己藥片為有益於人類之藥品也何故耶請觀以下所刊來函便可知矣小女提提出世時時夜啼發熱大便又瀉結無常醫藥多歸無效嗣友人吳君伯亨示以名製嬰孩自己藥片依單應服啼



止便清諸 病不發體 重日增鄰 人親友子 女之有同 病者鄙人 每告以可 服自己藥 片莫不藥 到霍然斯

誠有益於人類之藥品也 嬰孩自己藥片乃是著名韋廉士醫生所創製 專治嬰兒及小孩尋常各症之靈藥如尊處無 從購買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 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原班郵奉一瓶 可也每六瓶郵票三元郵力在內

何必忍受痔症之痛苦耶

閣下如患痔瘡痛苦先需觀察自己之腸胃如何往便閉為症致疾之由若腸胃有序大便通順每日暢適服用清導丸可也則痔瘡自安徽燕湖地方檢察廳楊駿聲先生來信云鄙人素患痔瘡每值大便結塞之際痛必加劇昨

馳騁可免便閉



服清導丸覺暢適

此非暢便而漸痔不數連色來局由劇云 清謂九常適亦大減瘡惟日服丸清紅購貴 可此非暢便而漸痔不數連色來局由劇云 清謂九常適亦大減瘡惟日服丸清紅購貴

腸胃之第一良藥也此佈謝 醫治肝火上升發紅疾 口氣穢濁面發紅疾 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六瓶 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商務印書館自製

德國式

幻燈

有電燈之處
即可開演

普通幻燈均用電石燈或火油燈用者頗感不便德國式幻燈
用電燈泡發光有電燈之處即可開演極為簡便

理科影片

購全份百張實洋五十元
分購一組起碼概不零售

生理	一組	十張	實洋六元
動物	一組	十張	實洋五元
植物	一組	十張	實洋六元
礦物及自然現象	一組	十張	實洋八元
物理	一組	十張	實洋六元
附幻燈說明書	一冊		一角

各類影片

每張五角每打五元
十打四十八元

孔林遺蹟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北京宮苑名勝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各省名勝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西湖名勝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上海風景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外國風景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革命事實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歐洲戰事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田徑運動	一組	十張	廿四張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詳細註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末請註明何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住址，姓名，並附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六 原稿如來稿，星期內退還。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乙) 書券，由本社酌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 七 投稿時，若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不致酬本，尚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願寄稿者，請刪者，可於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小說世界社收。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廿二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郵費表		定價表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埠外	定	預册
郵費	本埠	一角三分半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週一册 普通號 角五分
日	埠外	二角七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特刊號 角五分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本埠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週一册 普通號 角五分
埠外	埠外	五角四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特刊號 角五分
郵費	本埠	一角三分半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週一册 普通號 角五分
日	埠外	二角七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特刊號 角五分
國內(蒙古新疆除外)	本埠	二角七分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每週一册 普通號 角五分
埠外	埠外	五角四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	特刊號 角五分

(小說世界)

疥 瘡



兜安氏馳名藥膏

專治一切皮膚病瘡瘍疥癬癩癧

非疹而於疥瘡更見奏效奇速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兜安氏公司啓



疥最纏綿
奇癢難忍
欲除此苦
須搽此膏
皮膚必能
完好如初